

## 第五章：中國現代小說中「根性」原鄉的建構與比較

魯迅筆下的人物幾乎都鎖定在魯鎮的封閉社會裡。當革命興起，人們只是在咸亨酒店閒嗑牙似地聊著他們不了解的革命；阿 Q 學著人家將頭髮盤起，嘴裡嚷著要革命，但腦袋裡仍只停留在過去—就像魯鎮多數人都只活在過去一樣。

這個充滿「過去」色彩的「魯鎮」，是魯迅戀惡交織的記憶原鄉，在〈故鄉〉一文中他說：「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sup>1</sup>也許這是一種「近鄉情更怯」、或曰「情到濃時轉為薄」的情緒，情深意濃反而無辭以對。但在不同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魯迅所謂的「魯鎮」：

原來魯鎮是僻靜地方，還有些古風，不上一更，大家都關門睡覺。深更半夜沒有睡的，只有兩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幾個酒肉朋友圍著櫃台，吃喝得正高興；一家便是間壁的單四嫂子，他自從前年守了寡，便須專靠著自己的一雙手紡出綿紗來，養活他自己和他三歲的兒子...。<sup>2</sup>

這段文字勾勒出中國傳統社會夜間的剪影，古風僻靜的魯鎮上只剩下一間酒店吃食客人的喧鬧，以及必須辛苦工作至深夜才能自養的寡婦，這是一種辛酸的對比。難怪魯迅在描述這個城鎮時，總是寓含著灰暗或陰冷的色調：

〈狂人日記〉中狼子村的佃戶：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sup>3</sup>。

〈藥〉發生在：秋天的後半夜，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sup>4</sup>

〈明天〉中：單四嫂子正抱著他的寶兒，坐在床沿上，紗車靜靜的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燈光，照著寶兒的臉，緋紅裡帶一點青...寶兒的呼吸，幾乎長過一年。<sup>5</sup>

〈風波〉：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讀烏白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sup>6</sup>

〈故鄉〉：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又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

<sup>1</sup> 《魯迅全集·故鄉》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76頁。

<sup>2</sup> 《魯迅全集·明天》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50頁。

<sup>3</sup> 《魯迅全集·狂人日記》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24頁。

<sup>4</sup> 《魯迅全集·藥》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40頁。

<sup>5</sup> 《魯迅全集·明天》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50~451頁。

<sup>6</sup> 《魯迅全集·風波》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67頁。

不住悲涼起來了。<sup>7</sup>

魯迅為數不多的小說作品中，幾乎每篇都是在晦暗蕭索的情境中，給人一種蒼涼無奈的感受。而狂人終究逃脫不了被吃的命運，仍要呼求「救救孩子！」恐怖的血饅頭沒有成為醫治肺癆的良藥，只留下徒嘆！唯一的孩子得了重病，連渺小生存下去的機會似乎都得不到天憫，沒有明天的〈明天〉，只有無盡的悲哀。千里迢迢要回到故鄉的魯迅，看到的只是沒有生氣的蕭索荒村，魯迅終於選擇賣祖宅，離開他的故鄉，然而他始終是逃離不了中國悲慘的大環境。

魯迅文學中的原鄉如此，其他作家的文學世界：沈從文看似唯美詩畫般的故鄉，未必全然都是美好；老舍文化般的故鄉，生活在貧困中的北京市民，有其內心的不安與掙扎；張愛玲的都會上海，在戰火情愛中徘徊的男女，各自追尋着不可預知的未來；有更多可探尋與相互對觀的內涵可供比較。因此本章將從文學作品中加以細部搜尋比較，由於要討論的議題甚多，本章回歸到原鄉最原始的「根性」為討論的方向，也就是從原鄉中具體的外在事物—節慶、人物、語言、生活...等方向探討，以梳理或建構出他（她）們不同的原鄉情。

## 第一節、記憶原鄉的再現

老舍心中的北京，有一座永遠的大雜院，〈柳家大院〉、《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紅大院〉都是以「大雜院」為主要活動範圍，彷彿是大雜院那塊原鄉之地撫慰了長期客居他鄉的遊子，以及療養了政治經濟長期處於動蕩中的國子之思；而「茶館」幾乎是大雜院的另一種形式展現。北京這塊「茶館大雜院」，正是眾聲紛擾、群民煩憂的心思聚會所。

老舍心中這個永遠的大雜院，就是他成長的根土原鄉。事實上「茶館」不僅是另一種形式的大雜院，同時也是大社會的小縮影，大中國的小疆域。「茶館」的興衰存亡，彷彿是中國興衰存亡的暗濤；「茶館」的不斷力圖振作革新，在別家茶樓一一倒店關門的危機中，苦撐了幾十年，終於還是敗給了自己人，茶館老板王利發的感慨——我沒做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就不叫我活著呢？就是老舍對旗人命運的感慨，也是對中國命運的慨嘆！在北京，直接與政治接觸、直接面對洋人的欺凌、面對袁帝的宰制、面對軍閥的亂象，老舍不能不感慨：活之困境！

老舍的北京、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鳳凰、張愛玲的上海...，從作者的記憶中，可以拼湊出原鄉印象，這番印象重現了作者對原鄉之情，也因此可以看出每位作家所建構的不同原鄉情感。

### （一） 生活節慶的循環

<sup>7</sup> 《魯迅全集·故鄉》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76頁。

每年節慶的循環，彷彿是生命次序的不斷輪迴；當作家思鄉念家時，也特別容易在異鄉的節慶中憶起自己成長時所經歷的節慶，「每逢佳節倍思親」是再自然不過的人生常理。因此細讀作家作品時，很容易發現他們在其文學中大量書寫了這些節慶時的景象，這些景象也正是「組合」原鄉風景時，最有「味道」的一部份。

出現在魯迅小說中的節日主要有三個部份：端午、雙十與過年。〈端午節〉寫端午節前方玄綽領不到薪水，而去告貸及賒帳的故事；魯迅的重點並不是在寫節慶，而是寫中國人重視的端午節竟連教員都領不到薪水，他要我們從節日看中國的「衰弱」與無奈。

〈祝福〉的「我」是在舊曆年底回到故鄉「魯鎮」：

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着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sup>8</sup>

「我」回到魯鎮，照例要參加祝福禮；然而卻「見證」了祥林嫂的死亡。魯迅想寫家鄉人在重要日子中一一死亡的悲劇，魯迅對該團圓的節日——端午、過年，卻無法團聚，反而是流離失所，甚至面臨死亡的情景，發出沉痛的批判。

魯迅更重視的其實是雙十節，〈藥〉與〈頭髮的故事〉都是以「雙十」為背景。他讓夏瑜在秋決中犧牲，革命烈士的鮮血不能救贖自己同胞華小栓的性命，華夏子孫為「雙十」的付出「何時了」？《阿Q正傳》更將阿Q的生命「莫名其妙」結束在「雙十」的「後果」中，美其名是為革命犧牲，魯迅其實是要說：人命「輕如草芥」！在〈頭髮的故事〉中N先生說：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極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一一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卻的，便掛到第二天上午。  
「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sup>9</sup>

革命成功與否，一般人其實並不在意，慶祝雙十節還得警察通知「掛旗」；更甚者為，他們忘記紀念！在〈風波〉中的紹興家鄉人則只關心「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sup>10</sup>魯迅在他的雜文中說到：「『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年的雙十，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

<sup>8</sup>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7頁。

<sup>9</sup> 魯迅著《吶喊·頭髮的故事》，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61~62頁。

<sup>10</sup> 魯迅著《吶喊·風波》，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78頁。

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sup>11</sup>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風波〉、〈頭髮的故事〉的背景，相對的，對〈藥〉也產生無限的感慨！雖然魯迅也說：

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作者還可匠心獨運，不落窠臼，社會上流行的風格，流行的款式，盡可置之不問。…我就在這樣態度下寫作了十年。…這個工作比較一切事業還艱辛，需要日子從各方面去試驗，…方能夠把那個充滿了我也更貼近人生的作品和你們對面。<sup>12</sup>

魯迅把他的思想投入在作品之中，有別於沈從文、老舍與一般人的節慶表達方式，只簡單的寫出節日背後的思想情緒意涵。可見魯迅的家鄉節慶是國家的、民族的、人民「生活」的原鄉。

至於沈從文的節慶，我們可以從邊城的端午說起：

端午日，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王字。任何人家到了這天必可以吃魚吃肉。…吃了午飯，…全家出城到河邊看划船。…船隻的形式，與平常木船大不同，形體一律又長又狹，兩頭高高翹起，船身繪着朱紅顏色長線…。每隻可坐十二到十八個槳手，一個帶頭的，一個鼓手，一個鑼手。…鼓聲如雷鳴，加上兩岸人吶喊助威。…

賽船過後，城中的戎軍長官，為了與民同樂，增加這個節日的愉快起見，便把綠頭長頸大雄鴨，頸膊上縛了紅布條子，放入河中，盡善於泅水的軍民人等，下水追趕鴨子。不拘誰把鴨子捉到，誰就成為這鴨子的主人。於是長潭換了新的花樣，水面各處是鴨子，同時各處有追趕鴨子的人。<sup>13</sup>

端午這一天，邊城的人可以穿了新衣、吃魚吃肉，沈從文還費了不少筆墨來描寫「龍舟」，而他最主要的還是要寫「軍民同樂」的景象！比較老舍的「端陽」，味道截然不同。老舍說：「美麗的北京端陽節喲！…要形容北京的幽美是非用『喲』不可的；一切形容不出的情感與景致，全仗着這個『喲』來助氣呢。」<sup>14</sup>在本文第四章 98 頁也曾提到：「北京的端午節是要多麼美麗呢：那粉團兒似的蜀菊，襯着嫩綠的葉兒，迎着風兒一陣一陣抿着嘴兒笑…一點一點；好像北京是一首詩，…捲着的像捲着一些幽情，放開的像給詩人托出一碟子詩料。」<sup>15</sup>老舍用詩畫般的

<sup>11</sup> 魯迅著《且介亭雜文·病後雜感之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八卷，1989年9月初版，186~187頁。

<sup>12</sup> 沈從文著《習作選集·代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頁。

<sup>13</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3~74頁。

<sup>14</sup> 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46頁。

<sup>15</sup> 前揭書，345頁。

景象來形容北京的端陽，沈從文則陶醉在邊城鄉人歡樂過節時的融洽氣氛之中。饒富趣味的是，當沈從文跑到老舍詩畫美景的端陽時——卻全不是那麼回事兒：

這樣的雨，在故鄉說來是為划龍舟而落。若在故鄉聽着，將默默地數着雨點，為一年的老是臥在龍王廟的倉房裏那幾隻長而狹的木舟高興，童心的歡悅，連夢也是甜蜜而舒適！北京沒有一條小河，足供五月節划龍舟的娛樂，所以我覺得北京的端陽寂寞。既沒有划龍舟的小河，而為划龍舟而落的雨又依舊這樣落個不止，我於是又覺得這雨也異常落得寂寞而無聊了。<sup>16</sup>

沈從文童心歡悅的端午記憶，是建構在「連夢都是甜蜜而舒適」的故鄉之中，那是划龍舟的小河、龍王廟的木舟帶來的娛樂，是雨落不停的北京無法替代。北京的端陽只有寂寞，因為——人在異鄉為異客。

沈從文的端午是全鄉動員、齊看龍舟賽的「歡樂中國節」，他在鄉土文學中注入的是濃濃的「共融」景象——最親最親的是人情！而老舍的端陽，除了用心刻畫美景之外，他更喜寫端陽食物的主角「粽子」，本文第四章 100 頁亦曾引述：「北平的正統的粽子是（一）北平舊式滿漢饽饽鋪賣的，沒有任何餡子，...彩色美麗的盤子裏顯着非常的官樣。（二）...小食品，...冰鎮過。（三）也是沿街叫賣的...裏面有紅棗。...另有一些鄉下人，用黃米包成粽子，...專賣給下力的人吃，...不足登大雅之堂的。」<sup>17</sup>老舍寫故鄉節日的特色食物，以系統方式介紹，還不忘將各階層的人與食物的關係「點到」，可見他對故鄉人的生活品質有相當程度的關注！這是一個藝術文化工作者的特質。

再說沈從文家鄉鎮筲的中秋：

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龍耍獅子的鎮筲兵士，還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處去歡迎炮仗烟火。城中軍營裏，稅關局長公館，河街上一些大字號，莫不頭先戴老毛竹筒，或鏤空棕櫚樹根株，用洞硝拌和磺炭鋼砂，一千鎚八百鎚把烟火做好。好勇取樂的軍士，光赤着個上身，玩着燈打着鼓來了，小鞭炮如落雨的樣子，從懸到長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燈的肩背上，鑼鼓催動急促的拍子，大家皆為這事情十分興奮。<sup>18</sup>

鎮上軍人甚多的鎮筲與當地居民早已「軍民一家」，身強力壯的軍人帶動起中秋炮仗烟火活動的熱絡與興奮。沈從文有意在節慶中讓讀者看出此和樂景象，這是他有意建構出的「人情味」十足的記憶原鄉。

沈從文說：「邊城所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是端午、中秋與過年。三個節

<sup>16</sup> 沈從文著《鴨子·生之記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55頁。

<sup>17</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47頁。

<sup>18</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83頁。

日過去三五十年前，如何興奮了這地方人，直到現在，還毫無什麼變化，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義的幾個日子。」<sup>19</sup>重視一年三節，是因為它特別有意義，即使經過了許多年，鄉人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並未因時代而變遷。所以過年依然有此景象：

許多鋪板上方塊塊的紅紙金字吉祥話都貼出來了。大街上跑着些賣喜錢門神的寶慶老，各家討賬的都背上掛一個毛藍布褡褳…<sup>20</sup>

過年作糍粑很要幾挑糯米，新媳婦拜年走親戚，少不了糍粑和甜酒，都需要糯穀米。<sup>21</sup>

年是「拜」出來的、「走」出來的，沈從文的節慶，是由人味渲染出來的節慶味。而老舍心中的節慶呢？老舍心中最重要的節慶應當是過年，在〈二馬〉中有一段老馬對自己說：「我要是在中國多麼好！過年的時候，咱也是這麼忙！在外國過節，無論人家是怎麼喜歡，咱也覺不出快活來！盼着發財吧，發了財回國去過節！」<sup>22</sup>老馬不習慣外國過節，是一種念鄉的情緒，尤其當老人成為家中的閒人，長者彷彿不再重要一無事可發揮時，他的心裏自然產生這樣的感受：「越看人家忙，心裏越想家；越想家，人家越踐踏他的腳。」<sup>23</sup>在英國幾個過年的感受，從老馬口中說出，格外映出老舍的心情。

而在老舍看來，故鄉的節慶是熱鬧的，熱鬧的是那些「應景」的事物，是這些景物與吃食教他久久不能忘懷：

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沒在北平過年過節了。這廿年來，每逢佳節，特別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北平的年節是多花梢有趣呀！一閉眼，我就走回記憶中的世界，那裏有百果的臘八粥、什錦糖、紅白蜜供、走馬燈、帶琴的風箏，和多多少少別處見不到的東西。越想北平，越覺得苦悶，倒好像只有北平會過新年似的。<sup>24</sup>

老舍用許多的花與景寫北平的美，用許多的食物寫北平的節慶特色，用花梢的趣味建構記憶原鄉中最值得一再玩味的「節味」。老舍讓讀者想跟着他一同品評北平美妙的食物，沈從文使讀者想跟着他一同融化在湘鄉人的熱情中，魯迅則讓我們永遠感念紹興先烈為國家的奮鬥犧牲。

<sup>19</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3頁。

<sup>20</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更夫阿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7頁。

<sup>21</sup> 沈從文著《雪晴·傳奇不奇》，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33頁。

<sup>22</sup> 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年8月初版172頁。

<sup>23</sup> 同註22。

<sup>24</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新禧！新禧！》，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年1月第一版342頁。

## (二) 昏愚蒙昧的迷信

張愛玲在〈中國人的宗教〉中提出對迷信的看法：「讀書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點是：讀書人有點相信而不敢承認；愚民承認而不甚相信。下層的迷信是這廣大的機構中取出的碎片——這機構的全貌很少檢閱過，大約因為太熟了的緣故。下層階級的迷信既然是有系統的宇宙觀的一部份，就不是迷信。」<sup>25</sup>下層階級是為數可觀的一群人，這些人多數生活在魯迅這樣的知識份子認為的迷信之中，而張愛玲卻認為那是生活的一部份——不是迷信。因此我們就以本文的四位作家的小說作品，作為對觀互照的藍本，來看這幾位作家原鄉中的「迷信」成分。

魯迅作品的原鄉是一個灰暗世界，是一個讓人看不到希望的原鄉，不只是因為場景灰暗，而是人們的昏愚迷信。期待血饅頭治肺癆的〈藥〉的神話！二嫁又守寡喪子的祥林嫂，被人們用眼光與言語指派了一個「剋夫剋子」的不祥標幟，不祥之人不可以碰祭品，以免帶來災禍！「祝福」成了迷信，迷信毀了祥林嫂的未來並塑造了愚昧，愚昧阻礙了社會前進。

魯迅作品中少不了一群代表：盲從、無知、愚昧的庸眾。魯迅筆下「庸眾」的小說責任是：說八卦、聊是非以及編派別人的不是；〈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訕笑孔乙己的人們，〈藥〉中茶館裡的出「餛」主意的人們，〈祝福〉中魯鎮上看祥林嫂笑話的街坊鄰居，這些「庸眾」把平靜的小鎮秩序攪亂，不負責「災後重建」。

如果「主角」是小說中最被注目的焦點人物，那麼〈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藥〉中的華老栓，〈祝福〉的祥林嫂，〈明天〉的單四嫂，〈長明燈〉中的「他」...都是值得注目的焦點人物。當華老栓要到古□亭口買血饅頭的路上，從他身邊過的那群人：「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sup>26</sup>；「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sup>27</sup>。魯迅筆下的重要人物往往都有遭遇「被人注視」而又心生不安的畫面，〈祝福〉中的祥林嫂不也經常在人們的冷笑中生活，被人「冷看」或「虎視」，彷彿是魯迅家道中落的童年時的記憶再版。

也許魯迅真的要說的是：每個人都可能是盲昧無知的庸眾，可能是被眾人冷視的焦點人物，又可能變成什麼都無法做的旁觀者！其實每個人的「原始性」如同野草一般，在最初的、原始的社會裏，使人過著風雨飄搖的日子。魯迅不斷告訴我們，是迷信使社會愚昧！

老舍對於迷信的觀點與魯迅近似。《駱駝祥子》中的祥子為了救難產中的虎妞，求助於頂着「蝦蟆大仙」的陳二奶奶來畫符解難，終於死在「迷信」裏。老舍對「迷信」要訴說的是「悲哀」，他要傳達的是蒙昧無知的悲哀與無助。

在「迷信」的觀點上，沈從文和魯迅持截然不同的觀察角度。沈從文認為：

<sup>25</sup> 參閱張愛玲著《餘韻·中國人的宗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2月，019頁。

<sup>26</sup> 魯迅著《吶喊·藥》，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35頁。

<sup>27</sup> 前揭書，36頁。

「凡是中國的小孩子，字即或不認識一個，鬼神的名字卻至少記得到一百，他且能記清楚有些鬼神的小名渾名。」<sup>28</sup>湘西婦女們：老年「放蠱」、中年「扮巫」、年輕「落洞」，若說這是一種迷信態度使然，不如說：「神在我們生命裏」<sup>29</sup>已成爲湘西人生活的一大部份，於是你可以見到：

雲石鎮岩門外邊大路上，有一群花帕青裙的美貌女子，守候一個侍候神的神巫來臨。…在雲石鎮的女人心中，把神巫款待到家，獻上自己的身，給這神之子受用，是以為比作土司的夫人還覺得榮幸的。<sup>30</sup>

所以這裏：「花帕族及其他各族，女人之所以精致如玉，聰明若冰雪，溫柔如棉絮，也就可以說是全爲了神的兒子神巫來注意的。」<sup>31</sup>這也就是沈從文細寫〈神巫之愛〉中神巫祈福的過程，爲何會如此唯美浪漫的原因之一。

沈從文也告訴我們他的湘西鳳凰之所以神秘而不易了解，是因爲特殊的宗教氣氛與社會環境：

苗子放蠱的傳說，由這個地方出發。辰州符的實驗者，以這個地方爲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俠氣概，這個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的特別多。…宗教情緒（好鬼信巫的情緒），因社會環境特殊，熱烈專誠到不可想像。湘西之所以成爲問題，這個地方人應當負較多責任。…湘西的神秘，只有這一個區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sup>32</sup>

無論外人用什麼樣誤解的眼光看沈從文的家鄉，他仍覺得：「那點迷信卻被歷史很巧妙的揉合在軍人的武德裏，因此反而增加了軍人的勇敢性與團結性。」<sup>33</sup>因此當「勢力各以不同方式陸續浸入一個鄉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衝突與和諧程序。」於是沈從文說：「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光明讚頌。」<sup>34</sup>他的作家使命感油然而生。

沈從文並非盲目於「迷信」，而是他以更高的眼界「察明人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可以當成一種重大的工作，

<sup>28</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第四章》，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86頁。

<sup>29</sup> 沈從文著《虹橋集·看虹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8頁。

<sup>30</sup> 沈從文著《神巫之愛·第一天的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67頁。

<sup>31</sup> 前揭書，368頁。

<sup>32</sup> 沈從文著《湘西·鳳凰》，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3~394頁。

<sup>33</sup> 前揭書，394頁。

<sup>34</sup> 沈從文著《七色魘集·水雲》，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28頁。



在消極的也不失為一種有趣的消遣。」<sup>35</sup>因此他相反於福克納對約克納法郡的「不良」批判，沈從文是一種「諒解」、「接納」甚至是依戀於湘西的種種，他接納了這裏的一切，包括迷信。

### (三) 真誠鄉人之記實

作家在人物書寫的過程中，往往會將自己與最親近的人融入作品之中，即使是杜撰、虛擬人物形象，也會不經意「畫我鄉人」。沈從文小說作品之中對鄉人的刻畫相當鮮明，而老舍與魯迅的鄉人描繪，也有跡可尋；至於張愛玲，她更明白白地說，她是寫上海人或以上海人的角度來寫。

沈從文的鄉人書寫包括：軍人、苗人、與一般鄉民。沈從文的家鄉鳳凰縣（原名鎮筵）地方上的駐軍，與他行伍多年及父兄軍人的形象都是寫作好材料，這點在《邊城·題記》及前文第 21 頁已述及。至於住在城外的苗人，雖然沈從文說他們與漢人：「風俗，性質，是幾乎可以說是已被彼此同錫與鉛樣，融合成一鍋後，彼此都同化了。」<sup>36</sup>然而沈從文作品中仍有不少有關苗子的「原型書寫」：

苗人們勇敢，好鬥，樸質的行為，到近來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種普遍的德性。關於打架，少年人秉承了這種德性，每一天每一個晚間，除開落雨，每一條街上，都可以見到若干不上十二歲的小孩，徒手或執械，在街中心相毆相撲。這是實地練習，這是一種預備，一種為本街孩子光榮的預備！

在沈從文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打鬥也不例外，這是一種真正質樸而勇武的精神活動，更是沈從文所謂「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從家鄉苗人身上，他也學到了謙和：「一個苗酋長，對待少年體面一點的漢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的和氣。」<sup>37</sup>他是十分欣賞苗人的自然率真：

苗子，他們是中國的老地主。…你可以喝苗人進貢的茶，吃有甜味的莓，有酸味的羊奶子，以及微帶苦味的糞粑。…苗中之王與苗子的謙虛直率，待人全無詭詐，你才懂得這謙虛直率在各個不同的民族中交誼的需要。<sup>38</sup>

沈從文有意將苗人的誠實不欺與善良特質介紹給外人，所以他在《阿麗思中

<sup>35</sup> 沈從文著《燭虛·第一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頁。

<sup>36</sup> 沈從文著《入伍後·我的小學教育》，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63頁。「在鎮筵，一個石頭鑲嵌就的圓城圈子裏住下來的人，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來遷入漢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

<sup>37</sup> 沈從文著《老實人·在私塾》，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56頁。

<sup>38</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第四章》，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94~195頁。

《國遊記》中特別傳述這段情節：

苗人的狗也懂得怕漢人三分。這地方，從不曾聞有苗人欺侮漢人的新聞，也不曾有這故事。他們有口，有手腳，有硬朗的頭，（可以碰倒一堵牆，彷彿是那麼有勁！）可是口只專為吃粗糙乾糧而生，不及漢人的靈便，要他們用口來說謊騙人那是不行的；…苗子的腳不過拿來翻山越嶺奔路而已，…這地方苗子比狗比牛馬還馴良，…苗子是好的，好在他的誠實待人。<sup>39</sup>

「誠實待人」是沈從文眼中的苗人形象。至於他眼中的其他鄉人還有：勤奮耐勞的農婦、結實精壯的船夫、謙卑豁達的大人…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些沈從文記憶中的鄉人透過他的筆而形塑出來的完美形象：

優質農婦：毛弟的媽就是我們常常誇獎那類可愛的鄉下伯媽樣子的，會用菹頭作酸菜，會作豆腐乳，會作江米酒，會捏粑——此外還會作許多吃貨，做得又乾淨，又好吃。天生着愛潔淨的好習慣，使人見了不討厭。身子不過高，瘦瘦的。臉是保有為乾淨空氣同不饒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紅色的。年四十五歲，照規矩，頭上的髮就有一些花的白的了。裝束呢，按照湖南西部鄉下小地主的主婦章法，頭上不拘何時都搭一塊花格子布帕。衣裳材料冬天是棉夏天是山葛同苧麻，顏色冬天用藍青，夏天則白的——這衣服，又全是家機織成，雖然粗，卻結實。袖子是十九卷到肘以上，那一雙能推磨的強健手腕，便因了裸露在外同臉是一個顏色。是的，這老娘子生有一對能作工的手，手以外，還有一雙能翻山越嶺的大腳，也是可貴的！…天上的神給了中國南部接近苗鄉一帶鄉下婦人的美德，毛弟的媽照例也得了全份。譬如像強健，像耐勞，像儉省治家對外復大方…。<sup>40</sup>

精壯船夫：船從上流下，靠的是水力，從下到上則又天生得有不少的結實精壯的漢子，來幫到把船用一條竹篾織成的纜子拉上。是的，我說的是這些男子漢，又精壯，又老實。<sup>41</sup>…我們鄉下也並不缺少中國文明的物質！…就是從這些人身上，可以找得出牛馬一樣的氣力，只要他們一旁努力一旁唱歌。<sup>42</sup>

沈從文說：「望到那誠實憂愁面貌，我想起這老婦人有些地方像我的伯媽。伯媽也有這樣一個團臉，只不知這婦人有不有伯媽那一副好心腸肝。」<sup>43</sup>鳳凰有

<sup>39</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第十章》，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61頁。

<sup>40</sup> 沈從文著《山鬼》，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0~341頁。

<sup>41</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第五章》，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01頁。

<sup>42</sup> 前揭書，202頁。

<sup>43</sup> 沈從文著《老實人·船上岸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9頁。

的是好心腸的婦人，他們吃苦而不怨：「得餵豬放雞，推漿打草。或守在鍋灶邊用稻草灰漂棉布，下河邊去洗作腌菜的青菜。…績麻織布…<sup>44</sup>」同時這裏的大人，像是已受過良好的品格教育：「我那地方的大人…豁達大度，謙卑接物，為友報仇，愛義好施，且多非常孝順。但這類人物為時代所陶冶，到民五以後也就漸漸消滅了。」<sup>45</sup>漸漸消滅了，是沈從文的遺憾，但在他的作品之中時時懷念他們。這裏的船夫：「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sup>46</sup>他們：「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將肉體生命寄托在田園生產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樣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勞耐苦把日子過下去。」<sup>47</sup>這裏無論是在田園、或在水上生活的人們：「他從不思索自己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裏活下去。<sup>48</sup>」所以沈從文說：「我們有聰明、正直、勇敢、耐勞的年輕人，就夠了。」<sup>49</sup>因此鄉人才是沈從文心中最安定的力量：

「鎮筵」是一個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兵皆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皆勇敢而安分，且未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灑脫的向深山村莊走去，同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一切皆保持到一種純樸遵從古禮。<sup>50</sup>

純善、勇敢、安分、守法、潔身、且純樸，再也沒有任何地方能取代鎮筵，因為這裏的鄉人充滿最古樸的美質，這也成為沈從文寫作的目的：

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遊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及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着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輕人的血裏或夢裏，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樸素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sup>51</sup>

<sup>44</sup> 沈從文著《長河·楓木場》，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37頁。

<sup>45</sup> 沈從文著《從文自傳·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62頁。

<sup>46</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1頁。

<sup>47</sup> 沈從文著《長河·人與地》，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2~13頁。

<sup>48</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63頁。

<sup>49</sup> 前揭書，100頁。

<sup>50</sup> 沈從文著《鳳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7頁。

<sup>51</sup> 沈從文著《長河·題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

沈從文想要為地方、為國家做點事，所以：「到雲南後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sup>52</sup>他把對鄉人最誠摯的關懷寫出來，於是他作品中的「人情味」，就成為他原鄉意識中最值得咀嚼玩味的記憶。

而老舍筆下的北平人又具有另一種風貌，他們有以下這些特質？

1. 懶而怕動：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怕動，懶得動。<sup>53</sup>北平人與吸慣了北平的空氣的人——他的同事們——是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出手去的。<sup>54</sup>
2. 不懂嚴肅：「北平人，正像別處的中國人，只會吵鬧，而不懂得什麼叫嚴肅。北平人，不論是看着王公大人的，行列有兩三里長的，執事樂器有幾百件的，大殯，還是看着一把紙錢，四個扛夫的簡單的出喪，他們只會看熱鬧，而不會哀悼。北平人，不論是看着一個綠臉的大王打跑一個白臉的大王，還是八國聯軍把皇帝趕出去，都只會咪嘻嘻的假笑，而不會落真的眼淚。」<sup>55</sup>
3. 很愛面子：北平人愛面子<sup>56</sup>
4. 充滿幽默：北平人到什麼時候也不肯放棄了他們的幽默。<sup>57</sup>
5. 禮貌文雅：北平人先禮後拳、禮太多、不打架因為北平人太禮貌、太文雅，所以「一個北平人敢放棄了大褂，才敢去幹真事！」<sup>58</sup>在戰爭時，北平人也沒忘記他們的禮貌——祁老太爺過壽，與孫子瑞宣帶着壽桃送給日本老太太。
6. 喜歡熱鬧：北平人多數是喜歡熱鬧的<sup>59</sup>
7. 逆來順受：北平並不產糧，北平人又寧可挨餓也不去拼命。北平只會陪着別人死，而絕不掙扎。<sup>60</sup>
8. 苟安偷生<sup>61</sup>：「過度愛和平的人沒有多少臉皮，而薄薄的臉皮一旦被剝了去，他們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北平人正在享受屈辱。有錢的，沒錢的，都努力的吃過了餃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實在找不到齊整的衣服，他們會去借一件；而後到北海...去看升平的景象。」<sup>62</sup>又或者「北平

---

版，5頁。

<sup>52</sup> 沈從文著《序跋集·《湖南的西北角》序言》，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55頁。

<sup>53</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261頁。

<sup>54</sup> 前揭書，265頁。

<sup>55</sup> 前揭書，289頁。

<sup>56</sup> 前揭書，292頁。

<sup>57</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111頁。

<sup>58</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75頁。

<sup>59</sup> 前揭書，260頁。

<sup>60</sup> 前揭書，274頁。

<sup>61</sup> 前揭書，252頁。

<sup>62</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315頁。

人，大難臨頭的時候，能忍，災難一旦過去，也想不到報仇了。他們總是順應歷史的自然，而不想去創造或者改變歷史。哪怕是起了逆風，他們也要本着自己一成不變的處世哲學活下去。這一哲學的根本，是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用不着反擊敵人。」<sup>63</sup>

9. 愛好和平：他是北平人，怕血。<sup>64</sup>

10. 尊敬婦女：他是北平人，他知道尊敬婦女。<sup>65</sup>

11. 最講體面：北平人是最講體面的，就是衣服破舊，也要洗得乾乾淨淨的。<sup>66</sup>

12. 喜湊熱鬧：咱們北平人多麼好湊熱鬧！<sup>67</sup>

老舍的作品中的典型北平人：《四世同堂》的祈天佑與祈老太爺、《趙子曰》中講體面的趙子曰、《駱駝祥子》中忍辱偷生的祥子、《老張的哲學》中愛面子的老張...他的作品中處處是這些北平人特質的投影。他這樣描寫祈天佑：「他的誠實，守規矩，愛體面，他以為，就是他的鋼盔鐵甲，永遠不會教污辱與手掌來到他的身上。」<sup>68</sup>祈天佑太在意自己的聲名——如多數的北平人惜名如玉，「一輩子沒做過錯事，永遠和平，老實，要強，穩重的祈天佑！...老實人，好人！」<sup>69</sup>他刻畫入髓，只因老舍自己就是個道地的北平人。

在都會成長的張愛玲則又不同，她說：「上海人自然是喜歡上海人」<sup>70</sup>，那麼她的作品中又是如何描述上海人？她說：「如果湘粵一帶深目削頰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sup>71</sup>上海人或許較臃腫，所以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她說：「一年前回上海來，對於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印象是白與胖。...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廣告。第二印象是上海人之『通』。...上海人之『通』並不限於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sup>72</sup>就外在而言，纖瘦的張愛玲覺得上海人給人白胖的印象，而上海人處事的練達，則是她所稱道的，特別是真正性靈的文字，應是上海人語文精湛之處吧！當張愛玲說：「蘇州娘姨最是要強，受不了人家一點點眉高眼低的，休說責備的話了。」<sup>73</sup>這也同時說出個性要強的張愛玲的文字背後精要的「上海人」特質。

<sup>63</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278頁。

<sup>64</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321頁。

<sup>65</sup> 前揭書，367頁。

<sup>66</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149頁。

<sup>67</sup> 前揭書，134頁。

<sup>68</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403頁。

<sup>69</sup> 前揭書，412頁。

<sup>70</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201頁。

<sup>71</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034頁。

<sup>72</sup> 參閱張愛玲著《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55~56頁。

<sup>73</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20頁。

張愛玲要寫上海人的厲害，魯迅要寫紹興人的愚弱無助，老舍要寫北平文化人的諸多束縛，沈從文則把湘西人的人情味表達得淋漓盡致。

#### (四) 語言原鄉的意涵

關於方言的發展，胡適的看法是：「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遊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爲全國的商業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sup>74</sup>胡適的這段話至少告訴我們三件事：一、方言文學正不斷發展中，二、京語文學流傳最多最遠，三、吳語文學佔有特殊重要地位。以此來解讀現代小說中的語言運用，不難發現：作家們寫作時，自然而然使用到自己成長的母語，是一種促使方言文學發展的自然趨勢。

老舍認爲：「言語是文藝的工具。一個文人須會運用言語，正如一個木匠須會運用斧鋸。」<sup>75</sup>他也說：「文藝的可貴，就是因爲它不單報告了寶貴的人生經驗，而且是用了言語的精華報告出來的——它的語言像一個個發亮的銅釘似的，釘入人們心裏。」<sup>76</sup>在本文討論的作家中，老舍是最重語言技巧的一位，同時也是以北平「京話」寫作的代表。

老舍說：「我很會運用北京的方言，發表文章。可是，長處與短處往往是一母所生。」<sup>77</sup>姑且不論他說的短處是什麼，他所用的北京話成爲他作品的特色是不爭的事實。而他用的北京話粗分爲兩大類：一是諺語、二是一般用語。他在小說中所使用的諺語大致有幾類：

1. 讚美用詞：形容龍鳳這姑娘長得美：「柳樹上開紅花，變了種的好看。」<sup>78</sup>
2. 罵人用語：「那個娘們敢卷（罵）我半句，我叫她滾着走！」<sup>79</sup>
3. 地方俚語：「一世打雁，今日叫雁啄了眼！老張要不叫你姓龍的嘗嘗咱世

<sup>74</sup> 參閱胡適著〈海上花列傳序〉收錄在《海上花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3月，11~12頁。

<sup>75</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文藝的工具—言語》，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81頁。

<sup>76</sup> 前揭書，82頁。

<sup>77</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老舍選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199頁。

<sup>78</sup> 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83頁。

<sup>79</sup> 老舍著《櫻海集·柳屯的》，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21頁。

傳獨門的要命丸什麼滋味，咱把家譜改了不姓張！」<sup>80</sup>「小鷄子拿刺蝟，錯睜了眼！」<sup>81</sup>「小腳娘想到運動會賽跑...無望、夢想」<sup>82</sup>「老和尚看嫁妝，下輩子見吧！」<sup>83</sup>「穿著運動衣去運動官，叫作自找沒趣！」<sup>84</sup>「打開窗子說亮話！」<sup>85</sup>「竹籃打水一場空」<sup>86</sup>

4. 嘲諷之語：「吊死鬼說媒，白饒一番舌。」<sup>87</sup>或譏諷壞父母竟生出龍樹古這樣的孝順兒子：「駱駝下驢子，怪種！」<sup>88</sup>
5. 生活俗諺：「僕人不怕，而且有時候歡迎，瞎炸煙而實際不懂行的主人；乾打雷不下雨是沒有什麼作用的。」<sup>89</sup>「過了這村便沒有這店！」<sup>90</sup>「七歲八歲討狗嫌」<sup>91</sup>「蜜裏調油，一時一刻也離不開。」<sup>92</sup>「來了個丁是丁，卯是卯的人。」<sup>93</sup>「他會弄人兒，太陽確是可以打西邊出來了！」<sup>94</sup>「豬八戒玩老雕，各好一路——我們村裏很有些聖明的俗語兒。」<sup>95</sup>「貪多嚼不爛」<sup>96</sup>「狗拿耗子多管閒事」<sup>97</sup>

老舍說：「一本好的文藝作品，必定是用最簡單最有力而最經濟的言語，去發掘人們的真理和報導人生的經驗。」<sup>98</sup>諺語是最經濟而又最精練的語言藝術，又具有幽默詼諧的效果，老舍作品的幽默諷刺風格，語言的運用是關鍵因素。接着來看他所運用地道北京話一般用語部份，也將其歸類如下：

1. 禮貌語言：常四爺要對馬五爺發牢騷時：「這位爺，您聖明，您給評評理」

<sup>80</sup>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82頁。

<sup>81</sup>前揭書，162頁。

<sup>82</sup>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20頁。

<sup>83</sup>前揭書，371頁。

<sup>84</sup>前揭書，356頁。

<sup>85</sup>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年8月初版，242頁。

<sup>86</sup>老舍著《鼓書藝人》，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九卷，2004年8月初版，235頁。

<sup>87</sup>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83頁。

<sup>88</sup>前揭書，85頁。

<sup>89</sup>老舍著《離婚》，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181頁。

<sup>90</sup>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21頁。

<sup>91</sup>老舍著《牛天賜傳》，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61頁。

<sup>92</sup>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7頁。

<sup>93</sup>前揭書，323頁。

<sup>94</sup>老舍著《櫻海集·柳屯的》，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11頁。

<sup>95</sup>前揭書，223頁。

<sup>96</sup>老舍著《火車集·兔》，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一卷，2004年8月初版，18頁。

<sup>97</sup>老舍著《火車集·我這一輩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一卷，2004年8月初版，107頁。

<sup>98</sup>老舍著《老舍全集·創作經驗談》，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87頁。

- <sup>99</sup>；劉麻子推銷表：「您聽聽，嘎登嘎登響」<sup>100</sup>；二德子出去迎接同伴：「兩邊已經見了面，您快來吧！」<sup>101</sup>左一個「您」字，右一聲「您」字，北京上自達官貴胄，下至庶民走卒，人人嘴裡都是「禮貌」
2. 應對語言：「招呼吧！伙計是福不是禍，今兒個就是今兒個啦！」<sup>102</sup>
3. 生活俗語：「不三不四的話，聽着呢，真生悶氣；不聽呢，就是吵子。」<sup>103</sup>「三拳兩勝一光當」<sup>104</sup>「孝敬先生一串！真正十三陵大裏紅，不屈心！」<sup>105</sup>「趙子辭了閻家館...鮎出溜的往北京跑。」<sup>106</sup>「屈心是兒子」<sup>107</sup>「去打個茶圍」<sup>108</sup>「叫他們看看到底那些壞招兒能不能把誰的鼻子擦了去！」<sup>109</sup>「娃娃偏成心打坐坡，不知好歹。」<sup>110</sup>「跟老黑家的孩子打連連，沒有好兒。」<sup>111</sup>「他覺得，他就很像一棵樹，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挺脫的。」<sup>112</sup>「車夫們沒有敢跟他耍骨頭的」<sup>113</sup>「他顧不得留神這些閒盤兒」<sup>114</sup>「爲什麼單到這裏來鼓逗錢」<sup>115</sup>「門外的人越慢，似乎故意的磨煩。」<sup>116</sup>「他最恨李先生，每逢他有點病不能去拉車，李先生必定來遞嘻和（裝和氣討好人）。」<sup>117</sup>「舍哥兒似的（沒人搭理的可憐樣）一天到晚跟着老媽子」<sup>118</sup>「磨磨蹭蹭的」<sup>119</sup>「十幾年的夫婦，跟我掏鮎壞！」<sup>120</sup>

<sup>99</sup> 參閱老舍著《老舍全集·茶館》，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一卷，1999年1月第一版，277頁。

<sup>100</sup> 前揭書，279頁

<sup>101</sup> 前揭書，280頁

<sup>102</sup>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239頁。

<sup>103</sup> 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173頁。

<sup>104</sup> 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242頁。

<sup>105</sup> 前揭書，282頁。

<sup>106</sup> 前揭書，311頁。

<sup>107</sup> 前揭書，355頁。

<sup>108</sup> 老舍著《離婚》，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206頁。

<sup>109</sup> 前揭書，267頁。

<sup>110</sup> 老舍著《牛天賜傳》，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6頁。

<sup>111</sup> 前揭書，145頁。

<sup>112</sup>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229-230頁。

<sup>113</sup> 前揭書，258頁。

<sup>114</sup> 前揭書，268頁。

<sup>115</sup> 前揭書，295頁。

<sup>116</sup> 前揭書，314頁。

<sup>117</sup> 老舍著《趕集·也是三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152頁。

<sup>118</sup> 老舍著《櫻海集·毛毛蟲》，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56頁。

<sup>119</sup> 老舍著《櫻海集·善人》，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61頁。

<sup>120</sup> 老舍著《蛤藻集·新時代的舊悲劇》，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390頁。



4. 語氣用詞：「就說你這個跑法，差不離的還真得教你給攪了。」<sup>121</sup>
5. 習慣用語：「咱們平常日子看着莫先生老實八焦的，敢情他要真生氣的時候更不好惹！」<sup>122</sup>「你磨什麼豆腐呢！」<sup>123</sup>「他去找小劉，商量給秀蓮溜活（排練）的事兒。」<sup>124</sup>
6. 吵架用語：「我會堵着你的宅門罵三天三夜！你上哪兒我也找得着！我還是不論秧子（不管是誰）！」<sup>125</sup>「當初別貪便宜呀！你是了味（滿意了）啦，教我一個人背黑鍋，你也不掙開死xx皮看看我是誰！」<sup>126</sup>「你也別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sup>127</sup>
7. 俏皮話：「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sup>128</sup>「他以爲不久他就會成爲蹉蹉腳便山搖地動的大瓢把子的」<sup>129</sup>「李四爺既非官兒，又恰好是里長，便成了天造地設的『罵檔子』。」<sup>130</sup>「教人看出抹稀泥來」<sup>131</sup>

老舍說：「我們創作人物、故事，我們也創造言語！」<sup>132</sup>他也說：「民族風格是表現在語言上。因此，做一個作家，一定要把語言寫好，應當精益求精，用提煉出來的語言，有力地把我們要說的思想寫清楚。」<sup>133</sup>在老舍：「運用語言，應當要有創造性。」<sup>134</sup>的作品創作過程中，他的「京味」十足的小說不僅是北京口語的最佳教本、認識北平的最佳教材，同時也讓讀者見識到現代小說原鄉意識展現在語言風格上的典範。

無獨有偶，沈從文在其作品中也運用了許多的鳳凰土語或湘言湘語，這些用

<sup>121</sup>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74頁。

<sup>122</sup> 老舍著《趙子曰》，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14頁。

<sup>123</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237頁。

<sup>124</sup> 老舍著《鼓書藝人》，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九卷，2004年8月初版，31頁。

<sup>125</sup>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304頁。

<sup>126</sup> 同註 125。

<sup>127</sup> 前揭書，305頁。

<sup>128</sup> 同註 127。

<sup>129</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偷生》，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七卷，2004年8月初版，299頁。

<sup>130</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76頁。——指整天挨罵受氣的人

<sup>131</sup> 老舍著《火車集·我這一輩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一卷，2004年8月初版，107頁。

<sup>132</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文藝的工具—言語》，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82頁。

<sup>133</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關於文學創作中的語言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435頁。

<sup>134</sup> 前揭書，437頁。

語中又以形容詞和稱呼詞最多，其次是副詞、動詞、名詞、俚俗語：

1. 形容詞：「月前住在同樂春每日燒火，臉上趟抹刺黑（漆黑）。」<sup>135</sup>「抽不出閒空來聽那後生談的那麼濃醞倒了（親密極了）的」<sup>136</sup>「我伸出手扯着他辮子只是拚（用力扯）」<sup>137</sup>「要揚不緊」（慢吞吞）的扒飯進口裏去<sup>138</sup>。「老和尚眼睛貓貓子（近視眼看東西的樣子），趕不到你們。」<sup>139</sup>、「還有那一類無大不大（很大）的『遮陽傘王』下頭炸油條糯米糍的」<sup>140</sup>、「有無數『屁股刺膀』（赤身露體）一絲不掛的大小洗澡人」<sup>141</sup>、「怎麼四兩肉送那麼多幫老官（骨）？最愛嚼精的老卑說。『老卑大，莫那麼伶精吧，...』」<sup>142</sup>、「你娘娘崽天天都是肉！」<sup>143</sup>、「腳與手繃得撐撐的（平的樣子）。口上喊着『搖老和裏』『啖老和裏』才能使船前進的。」<sup>144</sup>、「喜喜屋裏又是那麼大概（大方）」<sup>145</sup>、全胡全尾的<sup>146</sup>（鄉下頑童玩蟋蟀的術語）
2. 稱呼詞：四叔—四滿、滿姑是最小的姑母、「還比我這才入伍的孛孛（弟弟）多得塊錢哩。」<sup>147</sup>、老妳（苗語姑娘之意）<sup>148</sup>、老伯娘、伯媽<sup>149</sup>、周孃（湘西方言姑媽之意）早上來<sup>150</sup>、苗代狗（苗語指弟弟）<sup>151</sup>
3. 副詞：「不過他那瘋子婆現到（已經）不得了」<sup>152</sup>「有個皇帝，要算（十分）喜歡每日裏打着哈哈大笑，成了瘋子。」<sup>153</sup>、這裏苗子多叻多（極多）<sup>154</sup>、

<sup>135</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雨》，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67頁。  
<sup>136</sup> 同註135。

<sup>137</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往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1頁。

<sup>138</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夜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9頁。

<sup>139</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代狗》，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84頁。

<sup>140</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爐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0頁。

<sup>141</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記陸叟》，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4頁。

<sup>142</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屠桌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3頁。

<sup>143</sup> 前揭書，305頁。

<sup>144</sup> 沈從文著《好管閒事的人·爹爹》，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26頁。

<sup>145</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更夫阿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2頁。

<sup>146</sup> 沈從文著《雪晴·傳奇不奇》，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50頁。

<sup>147</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入伍後》，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45頁。

<sup>148</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屠桌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6頁。

<sup>149</sup> 沈從文著《老實人·雪》，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0頁。

<sup>150</sup> 沈從文著《老實人·一個婦人的日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15頁。

<sup>151</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瑞龍》，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9頁。

<sup>152</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船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96頁。

<sup>153</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生之記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

- 壁上又有沿鷹在孵崽了<sup>155</sup>、我們這地方可該歪（倒楣）<sup>156</sup>
4. 動詞：想不到時間是如此匆促，因而茅苞（慌張失措）了。<sup>157</sup>、畏別的親戚朋友『邊匡』（借錢物）<sup>158</sup>
5. 名詞：「學堂中已有了皮絆（方言：糾紛之意），曾鬥過口的學生。」<sup>159</sup>、拿了塊肥臘肉到單二哥處去打平和（即打平伙—大家一起湊錢聚餐）<sup>160</sup>、兩人說話常常頂板<sup>161</sup>、肩膀上爬着一個小三子（小猴子）<sup>162</sup>、「我把（給）你錢...要好的、填的、整莊的...那種鄉下人吃悶盆（上當）不甘心的憋氣，也現出來了。」<sup>163</sup>、蠻路<sup>164</sup>（當地土著估算未經認真丈量的路程，實際路程要比這數大許多。）
6. 俚俗語：「你莫豹子灣的鬼，單迷熟人。」<sup>165</sup>、「結論卻得到了，就是熱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sup>166</sup>、「像肚板油無着落，跑到耳朵尖上樣子了。」<sup>167</sup>、「牛肉炒韭菜，各人心裏愛。」<sup>168</sup>「兩隻肥白手桿，像用來榨粉的米粉粑粑一樣。」<sup>169</sup>「若不發病，就來同你學撐倒船，打沉底余子吧。」<sup>170</sup>、不能在

152 頁。

<sup>154</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第十章》，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62頁。

<sup>155</sup> 沈從文著《山鬼》，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30頁。

<sup>156</sup> 沈從文著《長河·摘橘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89頁。

<sup>157</sup> 沈從文著《龍朱·參軍》，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五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5頁。

<sup>158</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他們怎麼樣一次花了三十一塊小費》，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65頁。

<sup>159</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福生》，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4頁。

<sup>160</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更夫阿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7頁。

<sup>161</sup> 沈從文著《主婦集·貴生》，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67頁。

<sup>162</sup> 沈從文著《長河·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9頁。

<sup>163</sup> 沈從文著《長河·買橘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9頁。

<sup>164</sup> 沈從文著《雪晴·赤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02頁。

<sup>165</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屠桌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3頁。

<sup>166</sup> 沈從文著《主婦集·貴生》，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79頁。

<sup>167</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屠桌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2頁。

<sup>168</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8頁。

<sup>169</sup> 同註165。

<sup>170</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記陸叟》，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5頁。

這裏和你磨牙巴骨(說空話)<sup>171</sup>、「你這人，真是個在石板上一跌兩節的人(不圓通)，吃生米飯長大生硬硬的，太不懂事！...你倒拿羊起來了(裝模作樣)...」<sup>172</sup>、「還以為話有了邊，冬瓜葫蘆一片藤，總牽得上籬笆。」<sup>173</sup>

在《沈從文全集》第十卷 171~182 頁〈《長河》自注〉中，他自己將家鄉的一些俗俚語作了一番注解。地方性的方言俚語，若非當地人解釋，一般人不易了解。即便如此，沈從文使用大量湘語於文中，並不影響讀者對文意整體的解讀，反而增加了鄉土的親切感以及對湘西文化的認識。這或許就是沈從文有技巧的從事寫作時的一番用心。他說：「就『技巧』二字加以詮釋，真正意義應當是『選擇』，是『謹慎處置』，是『求妥貼』，是『求恰當』」。<sup>174</sup>也就是說，他透過細心的選擇與處理來呈現他要讀者看到的湘鄉，「語言」則是他的工具：人類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須先融解在文字裏，這理想方可成為「藝術」。<sup>175</sup>同時這樣的語言藝術也襯托出沈從文原鄉意識中母語的影響力和感染力。

張愛玲與魯迅寫作時用到純正的家鄉語並不多，但魯迅總會在文中來上兩句：「咯支咯支」<sup>176</sup>「熱的包子咧！剛出籠的...」<sup>177</sup>「喂喂！老桿，你不要鬧這些無聊的玩意兒了！」<sup>178</sup>很道地，也很原鄉味。而張愛玲小說中的上海話：「吃咖啡」、「過天陪你們大通宵」<sup>179</sup>、「一淘吃飯去」<sup>180</sup>、「說要先炸嚙」<sup>181</sup>、秀娟道：「他太太末長住在鄉下...」<sup>182</sup>、家茵道：「要末我就去試試。」<sup>183</sup>、「你怎麼儘著囉嗶？」<sup>184</sup>、「她倒了點茶滷子在杯子裏」<sup>185</sup>、「死白七咧的要人吃醋！」<sup>186</sup>、「不知跟房東打了多少吵子！」<sup>187</sup>...這些都是平常對答時的生活用語。真的大量應用「吳語」於作品中的是《海上花》，所以胡適說：「《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在他的採用蘇州土話。」<sup>188</sup>《海上花》是吳語文學的傑作，是宣告蘇州根土語

<sup>171</sup> 沈從文著《長河·買橘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10頁。

<sup>172</sup> 前揭書，111頁。

<sup>173</sup> 沈從文著《長河·巧而不巧》，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52頁。

<sup>174</sup> 沈從文著《藝術當言·論技巧》，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71頁。

<sup>175</sup> 前揭書，473頁。

<sup>176</sup> 魯迅著《彷徨·肥皂》，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68頁。

<sup>177</sup> 魯迅著《彷徨·示眾》，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91頁。

<sup>178</sup> 魯迅著《彷徨·高老夫子》，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02頁。

<sup>179</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色戒》，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13頁。

<sup>180</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浮花浪蕊》，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42頁。

<sup>181</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相見歡》，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76頁。

<sup>182</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多少恨》，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101頁。

<sup>183</sup> 同註182。

<sup>184</sup> 前揭書，108頁。

<sup>185</sup> 前揭書，115頁。

<sup>186</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215頁。

<sup>187</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心經》，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145頁。

<sup>188</sup> 參閱胡適著〈海上花列傳序〉收錄在《海上花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3月，

言成立之作。提倡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尙且說：「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sup>189</sup>張愛玲改寫《海上花》而成的《海上花開》、《海上花落》自然也保留了這樣的原汁原味，讓《海上花》列傳成爲「吳語」的經典之作。

在〈封鎖〉中張愛玲筆下做英文家教的翠遠在批卷子時，竟然連翻幾翻，「國語又在她腦子裏譯成了上海話。」<sup>190</sup>她覺得：「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裏譯成了上海話。」<sup>191</sup>張愛玲很「上海」，連作品中的女人都因爲語言文字而很「上海」。

## 第二節、想像原鄉的追尋

魯迅〈藥〉中所設定的重要地點之一的「古口亭口」，是象徵意義極濃的安排。浙江紹興人的鑑湖女俠—秋瑾，當年在眾人皆醉我獨醒中力挽狂瀾，努力興學，特重女子教育，又投身革命，最後終於在「軒亭大街」因革命而被斬首<sup>192</sup>，留下無限歎惋。同鄉人的魯迅，對此人此事應是有「深情」的。他讓夏瑜在古軒亭口重演秋瑾的故事，彷彿在訴說：一個又一個同樣的悲劇在中國的土地上，不斷上演；一樣的鄉土，更深的悲慟。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不僅與秋瑾是同鄉人，他們同樣曾從事過革命工作，同樣重視且投身教育工作多年，對混亂的中國同樣有很深的關注，因此，即使許多的評論認爲〈藥〉模仿西方寓言象徵的小說意味甚濃，魯迅自己也不諱言這是「安德烈也夫式的陰冷」的革命寓言，然而魯迅著實實在在〈藥〉中下了重味—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悲觀想像。

張愛玲語言的使用相當精準，「吳語」是她的語言原鄉；《紅樓夢》、《金瓶梅》是她的文學原鄉<sup>193</sup>；中國傳統的哲學、佛學是她的思想原鄉。而她從過去的歷史走來，卻能在其作品中展現新的生命力，例如她使溫軟的吳語在其作品中，呈現深厚的力道；她讓《金瓶梅》的惡業果報、《紅樓夢》的浮誇神話，漸趨步向平淡寫實；她更在哲理與佛理的基礎上，顯現其透視性與超越性。張愛玲從前人脫胎換骨後，走入自己想像又融入現實的原鄉思考。

這幾位作家與作品尙有許多可觀與可比對的例證，沈從文與張愛玲月下的不同詩意，魯迅與沈從文以不同筆調構築的人性，魯迅與張愛玲不同的原鄉色調...

10 頁。

<sup>189</sup> 參閱胡適著〈海上花列傳序〉節錄了〈吳歌甲集序〉收錄在《海上花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3月，10~11頁。

<sup>190</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封鎖》，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228頁。

<sup>191</sup> 同註190。

<sup>192</sup> 參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1965年11月12日出版。

<sup>193</sup> 參閱張愛玲著《續集·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7月，71頁。

等等，都將作為本論文分析的素材。

### (一) 星火月下的鍾情

英國詩人雪萊在《詩辨》中推崇三大詩人荷馬、但丁、密爾頓，評論家肯定《失樂園》為密爾頓樹立了最後一位史詩詩人的地位；沈從文的湘西系列作品中的詩歌與牧歌式的詩小說風格，應當也可以為他贏得一個原鄉詩人的冠冕。人類背叛上帝而失去了「伊甸」這片樂土，密爾頓用警喻的方式，以史詩弘揚其旨；沈從文對於辛亥以後的原鄉淨土漸漸淪落，也以詩歌般的柔情，對原鄉進行呼喚。〈月下小景〉中的山歌：

當地年輕人中唱歌聖手的雛佑，唯恐驚了女人，驚了螢火，輕輕的輕輕的唱：龍應當藏在雲裏，你應當藏在心裏。…女孩在迷糊夢裏，把頭略略轉動了一下，在夢裏回答着：我靈魂如一面旗幟，你好聽歌聲如溫柔的風。他以為女孩子已醒了，但聽下去，女人把頭偏向月光又睡去了。於是又接着輕輕的唱道：人人說我歌聲有毒，一首歌也不過如一升酒使人沉醉一天，你那傳了蜂蜜的言語，一個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女孩子仍然閉了眼睛在夢中答着：不要冬天的風，不要海上的風，這旗幟受不住狂暴大風。請輕輕的吹，輕輕的吹；(吹春天的風，溫柔的風，)把花吹開，不要把花吹落。小砦主明白了自己的歌聲可作為女孩子靈魂安寧的搖籃，故又接着輕輕的唱道：有翅膀鳥雖然可以飛上天空，沒有翅膀的我卻可以飛入你的心裏。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sup>194</sup>

年輕人在螢火月光中溫柔傳情。另一對年輕男女在山水中：割草青年小伙子在唱歌，即景生情，唱的是：「三株楓木一樣高，楓木樹下好戀姣；戀盡許多黃花女，佩爛無數花荷包。」<sup>195</sup>夭夭唱道：「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隻牛毛多，唱了三年六個月，剛剛唱完一隻牛耳朵。…然後又唱：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妻同衾帳，幾個飄零在他州！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上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sup>196</sup>山歌遍布邊城，人人愛唱愛聽山歌，談情說愛山歌不可少，山歌是沈從文心中最溫柔似水的原鄉情愫，山歌是沈從文星火月下的詩意。

少女情懷總是詩的〈三三〉，寫情是霧，心如水，愛是煙——轉眼即逝，船過能否水無痕？沈從文的情與月與詩總是密不可分，而月在現代小說中有著相當的地位，她代表的是詩意、色調、心境、想像與象徵意涵。最重要的是：「月」

<sup>194</sup> 沈從文著《月下小景·月下小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20~221頁。

<sup>195</sup> 沈從文著《長河·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頁。

<sup>196</sup> 沈從文著《長河·楓木場》，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38頁。

是作家原鄉中不可或缺的背景。

魯迅與張愛玲都愛寫月，張愛玲的月是陰冷、省思、映照主角心緒的鏡；魯迅的月是淒冷、無情、沒有希望的月。「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說着。」<sup>197</sup>月涼如水，月下商意沁脾心寒，華老栓不知道這一夜病入膏肓的小栓是否有救，魯迅的原鄉如此烏藍沉鬱，月又添了幾分無情。

考了十六回落榜的陳士成被月光照着：「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波光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卻詭祕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sup>198</sup>這個追求功名富貴的知識分子，終於在落第之後瘋迷於掘寶以致落水而死。魯迅的月是失意的月，是陰冷的月，這點月的「味道」與張愛玲一樣，所不同的是魯迅寫的是知識分子的心境，張愛玲寫的是女人的命運如冷月。

「飯已，李嫗挈予出，王翁亦已出而納涼，弗改常度；惟環而立者極多，張其口如覩鬼怪；月光娟娟，照見眾齒，歷落如排朽瓊。王翁吸煙，語甚緩。」<sup>199</sup>飯後在樹下納涼的情景歷歷在目，當「月光娟娟，照見眾齒」時，魯迅的懷舊心緒也被牽動，或許月色如詩，但照見眾生眾靈時，魯迅卻選擇讓月光照在是非多的齒間，其心可知！愛之、惜之、痛之，念戀鄉情，難割難捨。所以魯迅在 1912 年 9 月 25 日的日記寫到：「陰曆中秋也。…晚銘伯、季市招飲，談至十時返室，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餅祀之不。」離家後的魯迅仍在「吾家仍以月餅祀之不？」想念家鄉的中秋與月，可見魯迅心中的月就是故鄉的化身。

張愛玲的月是蒼涼的月，象徵着女性在男權與封建舊制宰制下的悲哀，以及女性靈肉皆被扭曲的蒼冷感受。張愛玲的上海之所以給人蒼涼的感受，是因為她蒼涼的心情常常藉着景物加以襯托——冷月即是要角。她善於用冷月裝點冷鄉的布景，在〈散戲〉中寫到：「黃包車一路拉過去，長街上的天像無底的深溝，陰陽交界的一條溝，隔開了家和戲院。頭上高高掛著路燈，深口的鐵罩子，燈罩裡罩得一片雪白，三節白的，白得耀眼。黃包車上的人無聲地滑過去，頭上有路燈，一盞接一盞，無底的陰溝裡浮起了陰間的月亮，一個又一個。」<sup>200</sup>陰溝裏這一個又一個冷月的浮影，揪結着張愛玲「居高臨下」觀望的心，不能化解她的憂鬱。「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sup>201</sup>也許中國女人命運的蒼涼悲情，張愛玲認為是一個循環不完的悲情故事。

不僅是蒼冷，張愛玲的月還有一種淒然：「家茵不覺淒然望著他，然而立刻就移開了目光，望到那圓形的大鏡子裏去。鏡子裏也反映著他。她不能夠多留

<sup>197</sup> 魯迅著《吶喊·藥》，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34頁。

<sup>198</sup> 魯迅著《吶喊·白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68頁。

<sup>199</sup>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懷舊》，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1頁。

<sup>200</sup> 參閱張愛玲著《餘韻·散戲》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2月，012頁。

<sup>201</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金鎖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86頁。

他一會在這月洞門裏。那鏡子不久就要像月亮裏一般的荒涼了。」<sup>202</sup>她的鏡中月，月如鏡，一直映襯著「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無奈——留不住的，情留不住、男人留不住、歲月留不住，「知我者謂我心憂，疑我者問我何求？」〈情場如戰場〉的榕也要惘然：「得了，別說了。（轉身出，上方的圓圈緩緩相隨。出至戶外，樹枝橫斜劃過圓圈。樹的黑色剪影隨即遮沒了它。它再出現的時候，已是一輪大半滿的淡橙黃的月亮。榕淒然望月。）」<sup>203</sup>張愛玲喜歡讓他的主角看月亮，特別是荒涼淒美的月在她的筆下，往往要表達與主角心情相似的淒然與孤寂。

薇龍向東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彷彿是一頭肥胸脯的白鳳凰，棲在路的轉彎處，在樹樞杈裏做了窠。越走越覺得月亮就在前面樹深處，走到了，月亮便沒有了。」<sup>204</sup>

路邊的鳳凰可以躍上枝頭嗎？晶亮的白月是最後一絲希望之光，但到了盡頭，一切還是一場空。薇龍始終不是鳳凰，晶亮的月色終於隱在樹叢深處，張愛玲的女主角只能坐擁一輪冷月！

沈從文鍾情於年輕男女在故鄉柔美的月色中唱着情歌，自然融入性愛詩情；張愛玲卻鍾情於年輕男女在一成不變的故鄉蒼涼之月中，淒然孤獨；魯迅的人物則在故鄉的冷月中，與命運搏鬥。

## （二） 人性神廟的塑造

爲了光明與熱烈的愛，沈從文在湘西素材的筆耕中塑造「人性神廟」。沈從文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sup>205</sup>

沈從文對《邊城》的創作與成功應是相當心悅的：「這作品原本近於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少料，占少地，希望它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爲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sup>206</sup>這座以「愛」作地基的「人性神廟」：「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沈從文理想的建築。神

<sup>202</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多少恨》，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150頁。

<sup>203</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情場如戰場》，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232頁。

<sup>204</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44頁。

<sup>205</sup> 沈從文著《習作選集·代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頁。

<sup>206</sup> 前揭書，5頁。



廟中要有美麗的神龕，而這神龕是《八駿圖》：「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聽憑自己意志建築一座禮拜堂，供奉自己所信仰的那個上帝。我所造的神龕，我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神龕。」<sup>207</sup>沈從文如何造神龕？

《八駿圖》…我寫它的用意，只是在組織一個夢境，至於用來表現一個「人」在各種限制下所見出的性心理錯綜情感，我從中抽出式樣不同的幾種人，用言語、行為、聯想、比喻以及其他方式來描寫它。<sup>208</sup>

描寫人性心理錯綜情感，是沈從文「人性神廟」的重要工程。而本小節也要將其他幾位作家作品的人物一起參照對比，藉以窺視他們對原鄉人素描的模樣。

先看沈從文人物的藍本：

柏子、丈夫、夫婦、會明（全是以鄉村平凡人物為主格的，寫他們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

龍朱、月下小景（全是以異族青年戀愛為主格，寫他們生活的一片，全篇貫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織了詩情與畫意的作品。）

都市一婦人、虎雛（以一個性格強的人物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寫。）

黑夜（寫革命者的一片段生活）

愛欲（寫故事，用天方夜譚風格寫成的作品。）<sup>209</sup>

沈從文十分關心這片土地上的人，所以他的人物特質展現格外鮮明。他說：「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sup>210</sup>可見他的取材皆來自鄉人之「原型」。他覺得即使是鄉人中的少數民族，卻常常為一個民族的代表，生命能綻放光芒，為的是他會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sup>211</sup>

沈從文的「人性神廟」是以寬容收納這些靈魂：

他的坦白，他的口才，皆幫助我認識一個人一顆心在特殊環境下所有的式樣。他雖一再犯罪…他並不比他的敵人如何強悍，不過只是能忍耐，知等待機會，且稍

<sup>207</sup> 沈從文著《八駿圖》，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14頁。

<sup>208</sup> 沈從文著《七色魘集·水雲》，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1~102頁。

<sup>209</sup> 沈從文著《湘行書簡·橫石和九溪》，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82頁。

<sup>210</sup> 沈從文著《湘行散記·老伴》，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93頁。

<sup>211</sup> 沈從文著《湘行書簡·橫石和九溪》，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85頁。

稍敏捷準確一點罷了。<sup>212</sup>

龍朱、虎雛是沈從文心中典型的男人，並不因虎雛殺過人、犯過罪而受貶抑，反之，沈從文以寬容且浪漫的筆調讓他成為小說中的主角。沈從文相信：「一切人一切事皆會在時間下被改變...占山落草稱大王...他們做的事我毫不出奇、毫不驚訝。」<sup>213</sup>——時間會改變一切，因此落草為寇、從軍...許多事都被寬容接受了。

沈從文的湘人有中國傳統敬老尊賢的美德：「我們縣城裏，對一般做買賣的，幫閒的，伙子們，夠得上在他那姓下加上一個『伯』字的，這可證明他是有了什麼德行，一般人對他已起了尊敬心了。...可見鎮算人對於『名器不可濫假於人』是如何的重視。」<sup>214</sup>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發掘人性的美質，於是他說：

一個社會學者對於農村言改造、言重造，也就只知道從財富增加為理想。一個政治家也只知道用城市中人感到的生活幸或不幸的心情尺度，去測量農民心情，以為刺激農民的情感，預許農民以土地，即能引起社會的普遍革命。全想不到手足貼近土地的生命本來的自足性，以及適應性。...政治家的能否偉大，也許全得看他能否從藝術家方面學習認識「人」為準...。<sup>215</sup>

沈從文認為社會要改造，要從藝術方面學習認識「人」，人才是一切的起點。或許他不能改變政治家，卻能掌握自己的筆，他要讓他的湘人在故事中散發原鄉的「香醇」氣味。

雖然有些人稱沈從文為緋紅或桃紅作家，認為他的故事難免有些情色；當我們從〈柏子〉船夫與女人的故事中，看到這些下階層苦力的生活窮而無法預知未來時，使人更能理解他們眷戀眼前情欲的淒然！沈從文小說的妓女故事一則又一則，〈小砦〉娼女桂枝的故事，是碼頭上討生活一票女子故事的典型；〈丈夫〉是鄉下女子「老七」為家庭犧牲的故事。沈從文慈悲地寫着此地男人與女人的純情——即使是妓女，也守着他的誓言——愛情無職業貴賤之分，人人可以從中得到慰藉：「把自己的心緊緊縛定遠遠的一個人，尤其是婦人，情感真摯癡到無可形容。」<sup>216</sup>沈從文的神廟裏，給了湘人情感原鄉的救贖機會。

再看老舍的〈月牙兒〉，他將貧困社會中，卑微女子的愁雲慘霧的命運，表

<sup>212</sup> 沈從文著《湘行散記·虎雛再遇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2頁。

<sup>213</sup> 沈從文著《湘行散記·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0頁。

<sup>214</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更夫阿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21頁。

<sup>215</sup> 沈從文著《虹橋集·虹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1頁。

<sup>216</sup> 沈從文著《邊城》，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70頁。

達得淋漓盡致：「走了整整兩天，抱着希望出去，帶着塵土與眼淚回來。」<sup>217</sup>月牙看到別人時心想：「她有飯吃，我有自由；她沒自由，我沒飯吃，我倆都是女子。」<sup>218</sup>他讓妓女說出：「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sup>219</sup>的社會生存「現實」，更可悲的是——女子的職業是世襲的<sup>220</sup>——命運是世襲而來的悲苦。老舍替女子無權掌握自我命運發出悲鳴！

沈從文的妓女生活淒苦而有自我尊嚴，老舍的妓女悲苦悲微而無力改變命運；魯迅關心婦女問題，但小說不曾討論妓女問題。而張愛玲的妓女則超脫了前三位的藩籬，張愛玲小說中的娼妓為娼的理由除了受迫、為生計之外，還有「自願」者。《半生緣》中的曼璐、〈月牙兒〉中的母女、〈丈夫〉中的老七，三者相同的是：皆為生計從娼；而〈第一爐香〉的葛薇龍卻是自願的。古來寫娼妓之作者頗多，交代娼妓之內心思想變化者頗少。而沈從文〈丈夫〉中的老七，已有些微「心路歷程」轉變的鋪陳；老舍〈月牙兒〉中的母女，在「心思變化」的敘述更進一層；而張愛玲作品中不僅是「娼妓」甚多，對其自況與自覺性的敘述，更見用力之深。

張愛玲的「高級」妓女，是自願的<sup>221</sup>；老舍的妓女是生活壓迫下的苦果；沈從文的妓女雖迫於環境的無奈，卻仍在純淨的思維中期待有改造的一天。張愛玲不加隱諱將孤苦無依的貧女，在上海或香港都會區求生存的女性悲劇陳述，希望在一般人認為：女人千古不變的悲慘命運中，挖掘女性靈魂陰影下的自覺意識。

無論是沈從文、老舍或是張愛玲，已脫離過去舊傳統式的批判—將妓女編派無數個「不是」，然後以絕對的是非觀念，給予最無情的痛責。現在他們有了自己的「身價地位」，活在作者作品的原鄉之中，各自呈現着作者的胸襟與思考。

再進一步來看這幾位作家對當時婦女地位的看法。老舍要寫小市民如何在被壓迫中討生活，要傳達婦女是如何的沒有地位（受男權社會的宰制）：「婦女是沒有自己的事，人們也不許婦女有自己的事。」<sup>222</sup>如果女人爭取自由，其下場是：「自由不會給你飯吃，控告了你的丈夫便是拆了你的糧庫！」<sup>223</sup>女人依附男人而生，命運也被男人宰制。老舍關心女權：「我為多少世紀的女子落淚，我的手按着歷史上最黑的那幾頁，我的眼不敢再往下看了。」<sup>224</sup>「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給女人的鎖鑰，女人的醜陋是女人的活地獄，女人怎

<sup>217</sup> 老舍著《櫻海集·月牙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90頁。

<sup>218</sup> 前揭書，298頁。

<sup>219</sup> 同註218。

<sup>220</sup> 前揭書，301頁。

<sup>221</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85頁。

<sup>222</sup> 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99頁。

<sup>223</sup> 老舍著《櫻海集·陽光》，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337頁。

<sup>224</sup> 老舍著《貓城記》，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85頁。

麼着也不好，就因為男子壞！」<sup>225</sup>他對婦女在社會中的角色有很多的描述，他關心婦女的地位是一種同情的角度；因為這些男子壞，給了女人壞的生存環境。張愛玲筆下的男人也壞，是不同的壞，張愛玲小說的男人壞在懦弱無能，因此造成女子悲慘的命運！老舍覺得北京的男人使壞，搞壞了社會秩序：「小趙？騙子兼科員。張大哥？男性的媒婆。吳太極？飯桶兼把式匠。孫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語搜集者。邱先生？苦悶的象徵兼科員。這一堆東西也可以組成一個機關？」<sup>226</sup>舊社會思想模式，讓某些男人要求女人必須守舊：「張大哥曉得自從女子剪髮以後，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sup>227</sup>許多男人覺得新女性不可靠，一切要維持傳統才安全。中國的命運、中國的文化掌握在這一群守舊的人手中，真的是一大隱憂！因此他覺得這地方是「臭的」，「臭地方不會出完好的女子...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從新的整部的建設起來。」<sup>228</sup>在老舍「濟世」的原鄉思考中，關於婦女的地位，他藉李應叔父之口說：「我們讓她死的時候明白，她是一條自由的身子，而不是老張的奴隸。」<sup>229</sup>老舍試圖為婦女找一條自由之路。

魯迅也在為婦女找出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厲害，大家都說大約因為在唸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眾不同呢。」<sup>230</sup>女人在讀書人家做過事，就變得有主見而剛烈了！魯迅覺得社會地位不高的婦女，如果有知識，就會比較剛強。因此他覺得：「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sup>231</sup>魯迅對中國女性的未來命運倒還算是樂觀。

思慮灰暗沉重的魯迅對婦女存着比較樂觀的態度，反而是淡淡筆調的沈從文，卻重重的寫女子的人生苦痛。他在男子方面的敘述，可以是「自然而然成為游俠者精神」<sup>232</sup>式的書寫，卻覺得女人在現實中是「處處失」，所以鳳凰的女子「巫性」堅強：窮而年老的易成為蠱婆，三十歲左右的，易成為巫，十六歲到二十二三歲，...易落洞致死。三者都以神為對象，產生一種變質女性神經病。<sup>233</sup>雖然沈從文用浪漫情緒和宗教情緒兩者混而為一來寫女子，但他也認為「背面所隱藏的悲慘，正與表面所見出的美麗，成分相等。」<sup>234</sup>

張愛玲喜歡把小說的女子裝扮美麗，甚至扮成「法相莊嚴」的神像，《怨女》中的銀娣就是這樣的設計：「她向空中望著，金色的臉漠然，眉心一點紅，像個神像」。張愛玲喜用神像形容女子的美，《秧歌》的月香也是一例，彷彿唐之「菩薩蠻」再現。美麗的女子是取悅男人的機制，是娘家改造命運的貢品，至於能不

<sup>225</sup> 老舍著《離婚》，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303頁。

<sup>226</sup> 老舍著《離婚》，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三卷，2004年8月初版，303頁。

<sup>227</sup> 前揭書，207頁。

<sup>228</sup> 前揭書，303~304頁。

<sup>229</sup> 老舍著《老張的哲學》，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一卷，2004年8月初版，37頁。

<sup>230</sup> 魯迅著《彷徨·祝福》，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9頁。

<sup>231</sup>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47頁。

<sup>232</sup> 沈從文著《湘西·鳳凰》，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02頁。

<sup>233</sup> 前揭書，395頁。

<sup>234</sup> 前揭書，400頁。

能改造自己的命運，就得視女子自身的覺知能耐！

〈金鎖記〉的長安以母親反對為由，回絕了世舫的追求「這在中國是很充分的理由了罷？」<sup>235</sup>就像多數中國女人的婚姻是由父母決定是一樣的，女人是社會的「被宰制者」，而宰制女人命運的，不一定是男人，往往是從被宰制群中熬成「長輩」的女人——張愛玲要嘲諷這個惡性循環的中國舊傳統？或是要給欺壓女人的女人的一個寬宥的理由。

〈傾城之戀〉的白流蘇說：「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年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sup>236</sup>什麼都不能做彷彿是中國女人的共同特質。「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sup>237</sup>中國女人什麼也不能做的同時，就會過着一樣單調一樣無聊的日子。白流蘇認為男人要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sup>238</sup>而范柳原說：「難得碰見像妳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遠不會過了時。」<sup>239</sup>張愛玲讓她的上海都會女子仍具有中國傳統的美與一樣悲慘的命運：「薇龍這麼想着：『至於我，我既睜着眼走進了這鬼氣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誰去？』」<sup>240</sup>

張愛玲嘲諷許多女人等着做「女結婚員」<sup>241</sup>的命運安排，她關心婦女的命運，也痛心她們集體無意識的自相殘殺——〈傾城之戀〉的嫂嫂們、〈金鎖記〉曹七巧的妯娌與子女，或自毀前程——〈第一爐香〉的葛薇龍、〈色，戒〉的佳芝…。所以張愛玲試圖為舊式女子尋找出路，於是她讓反傳統、反道德的思想藉着白流蘇的「跳舞」贏得范柳原的青睞，來打破「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選媳魔咒。

接着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這幾位作家作品中幾個典型人物。先看沈從文的「船夫」與「繃夫」：

船夫：每一個船頭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藍布短汗褂，口裡噙了長長的旱烟桿，手腳露在外面讓風吹，——毛茸茸的像一種小孩子想像中的妖洞裏嘍囉毛腳毛手。看到這些手腳，很容易記起“飛毛腿”一類英雄名稱。可不是，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繩索揹定活車，拖拉全無從着手時，看這些飛毛腿的本領，有得是機會顯露！毛腳毛手所有的不單是毛，還有類乎鈎子的東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貼身，便飛快的上去了。為表示上下全是兒戲，這些年輕水手一面整理繩索一面還將在上面唱歌，那一邊桅上，也有這樣人時，這種歌便會回唱下去。<sup>242</sup>

<sup>235</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金鎖記》，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82頁。

<sup>236</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93頁。

<sup>237</sup> 前揭書，195頁。

<sup>238</sup> 前揭書，206頁。

<sup>239</sup> 同註238。

<sup>240</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第一爐香》，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44頁。

<sup>241</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花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205頁。

<sup>242</sup> 沈從文著《短篇選·柏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頁。

繙夫：為使載重的貨船上前，拉船的人全是應在這個地方把身子趴伏下來，腳與手繃得撐撐的（平的樣子）。口上喊着「搖老和裏」「噢老和裏」才能使船前進的。在一些船夫們吆喝中，在一些船主蹬腳到艙板中上有節奏的聲音鼓勵中，船於是和一匹大象，慢慢的搖擺着它那龐大的身體，分開白的浪沫爬上這個急流了。

243

他們過着怎樣的生活？「酒與烟與女人...三樣事，這些嘍囉們卻很平常的享受着。雖然酒是醞冽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然而各個人的心是同樣的跳，頭腦是同樣的發迷，口——我們全明白這些平常時節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說點下流話的口，可是到這時也粘粘糍糍，也能找出所蓄於心各樣對女人的諂媚言語，...他們卻不曾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sup>244</sup>他們甚至吃：臭不可聞的乾酸菜，整個的綠色的辣子，或是成爲黑色的鹽鴨蛋。<sup>245</sup>他們在江邊做短工過日子，簡樸粗陋的生活條件，讓這一群「用力氣兌換一飽的愚蠢人，不拘在一個破船上面，不拘在其他地方，這些人，只要是還能在那個地方迷迷糊糊睡去，能夠作夢，大多數總不外夢到江邊...」<sup>246</sup>他們很能應付自然：弄船人所需要的勇敢能耐也較多。行船時常用相互詛罵代替共同唱歌，爲的是受自然限制較多，脾氣比較壞一點。<sup>247</sup>沈從文小說中舟子粗俗的一面常被省略，在散文中才偶而出現；他的船夫形像是忠厚純良如《邊城》裏翠翠的爺爺、〈柏子〉中的柏子...沈從文「人性神廟」中供奉的正是這些鄉人美的特質。

老舍寫北平的「車夫」：「看着那高等的車夫，他計劃着怎樣殺進他的腰去，好更顯出他的鐵扇面似的胸，與直硬的背；扭頭看看自己的肩，多麼寬，多麼威嚴！殺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褲，褲腳用雞腸子帶兒繫上住，露出那對『出號』的大腳！是的，他無疑的可以成爲最出色的車夫。」<sup>248</sup>老舍的樣子是個不怕吃苦、沒有惡習、聰明努力、總不會辜負任何機會的車夫。<sup>249</sup>當老舍要寫《駱駝祥子》的時候，曾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親身到拉洋車的家裏去看他們的生活，到各個茶館裏去聽他們的語言。用他們的語言(思想)寫出他們的生活。<sup>250</sup>老舍的用心，寫出了很「北平」的車夫，這個車夫從樸實善良到所有惡習全染上，從積極勤奮

<sup>243</sup> 沈從文著《好管閒事的人·爹爹》，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26頁。

<sup>244</sup> 沈從文著《短篇選·柏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2頁。

<sup>245</sup> 沈從文著《采蕨·一隻船》，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四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68頁。

<sup>246</sup> 沈從文著《游目集·夜的空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5頁。

<sup>247</sup> 沈從文著《湘西·常德的船》，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2頁。

<sup>248</sup> 老舍著《駱駝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四卷，2004年8月初版229頁。

<sup>249</sup> 前揭書，228頁。

<sup>250</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創作經驗談》，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86頁。

到怠墮懶散，老舍的小說聖殿裏，供奉的是卑微的人性、被環境拖垮的小市民。

魯迅的「農夫」是《阿Q正傳》裏的阿Q、是〈故鄉〉裏的閩土，他們是紹興農民的典型代表，既有濃厚的地方性，又有全國性的特徵。他們灰黃的臉上有很深的皺紋，他們有過度曝曬而紅腫的眼，他們的手如松樹皮般粗笨且開裂。<sup>251</sup>魯迅故鄉的農夫被環境與庸愚的性格拖垮，在貧困的生存條件下，複製着一代又一代貧病的鄉人。魯迅的小說供奉的是愚弱的人性！

張愛玲小說撰寫的「丈夫」也值得討論：《半生緣》中的世鈞心中有個曼楨，不能完全忠於妻子翠芝；〈色，戒〉的易老因佳芝而不忠於妻子；〈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佟振保娶了孟烟鵬，想着王嬌蕊；〈金鎖記〉的姜季澤勾引嫂子曹七巧；〈封鎖〉的呂宗楨、〈花凋〉的鄭先生…這些丈夫心中都有「別人」。也許張愛玲對「丈夫」的認識是：看得到人，卻管不住心。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有一段〈許彥鵝籠〉的故事<sup>252</sup>，故事中的每一個人都「藏着一個人」，也都不欲身邊的他（或她）知曉，張愛玲見識的男人或者也是如此。因此張愛玲的小說中供奉的人性是：男人很難忠實，女人要自力更生。

再者，我們看這幾位作家作品中的其他角色。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粗分四類：一、傳統讀書人（孔乙己、〈白光〉中的陳士成）：面對新思想、新文化、新浪潮疑慮而不安，守在自己的窠臼中難以脫困。二、新知識分子或先覺者（〈藥〉的夏瑜、〈長明燈〉的瘋子、〈狂人日記〉的狂人、〈在酒樓上〉呂緯甫、〈孤獨者〉魏連受…等）：他們生在舊傳統中，力圖推動新思想，卻被舊浪倒打一耙以致擱淺在前灘中壯烈犧牲。三、年輕一代或兒童：這原本代表希望的一群，卻從他們不斷的夭折或被食（〈藥〉華小栓、〈明天〉單四嫂的兒子、〈祝福〉祥林嫂的兒子、狂人的妹妹…等），魯迅不斷發出「救救孩子！」的呼籲，中國彷彿籠罩在一個黑暗的原鄉之中，等待救援。四、農民與一般的百姓：盲昧的庸眾生活在貧病的大時代裏，只能隨着生活的磨難愈來愈愚弱，革命並未真正成功，革命並未消弭封建餘毒與禮教的殘害。咸亨酒店唯一站著喝酒的長衫客「孔乙己」—中國極少數清醒的知識份子，願意和大眾打成一片，於是不

<sup>251</sup> 魯迅著《吶喊·故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198頁。

<sup>252</sup> 吳均著《續齊諧記》的〈許彥鵝籠〉故事原文摘錄如下：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座，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餚撰，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座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夫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台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敞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時來到酒店中與大家「共融」；然而每一次的接觸，都一再的顯出他的「不合時宜」，眾人的哄笑是對他的嘲笑，他的存在只是眾人茶餘飯後的閒嗑牙；別忘了，他是來與大家「喝酒」的，終於一眾人皆醉，我亦醉。

雖然魯迅說：「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sup>253</sup>但他筆下人物常常是：「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已被人打瘸了雙腿，還要任人嘲弄欺侮，「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當人最後的感知都不見了，就形同死亡，死亡是中國最後的命運？

老舍關心中下階層各行各業，他的小說主角涵蓋層面之廣，可以看出他的用心：《駱駝祥子》中的車夫、妓女，〈我這一輩子〉從裱糊匠到巡警，《鼓書藝人》中的戲子，〈浴奴〉中的浴奴…，老舍說：「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對苦人有很深的同情。」<sup>254</sup>老舍以同情眼光寫眾生。

《秧歌》之月香是張愛玲唯一神格化的女傭，近似《紅樓夢》之晴雯是寶玉唯一神格化的丫頭<sup>255</sup>；《半生緣》之曼楨是《紅樓夢》之黛玉現代版，張愛玲小說人物之脫胎換骨往往有許多古典的影子融入其中。《赤地之戀》的劉荃則是張愛玲小說世界裡最響亮、最重要、作者政治良知的代言人。<sup>256</sup>當阿小「把手按在心上，而她的心冷得像石板。」<sup>257</sup>時，即使是盛暑，張愛玲總是讓她的小說女子活在冰點，阿小或許覺得女人的命運像上海雨天的路：「不好走呀！雨太大，現在這斷命路又沒有燈，馬路上全是些坑，坑裏全是水——真要命！」<sup>258</sup>從小說中捕捉人的屬性時，不難發現：張愛玲賦予小說人物相當的敏感度與不安程度。同時，張愛玲也常在不協調的冷氣中，創造奇異的美感。

### （三） 客居異鄉的思慕

沈從文從淳厚古樸的鄉土，帶著山水的靈氣，懷著人性皆善的信念，來到文明複雜的都市，長年居住北京、青島、上海的他，得了水土不服症後群，他「很寂寞的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正像我在〈除夕〉上所寫的那個中年人物。」<sup>259</sup>從社

<sup>253</sup> 魯迅著《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年9月初版，100頁。

<sup>254</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老舍選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七卷，1999年1月第一版199頁。

<sup>255</sup> 參閱高全之著《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一刷，153~158頁。

<sup>256</sup> 前揭書，208頁。

<sup>257</sup> 參閱張愛玲著《傾城之戀·桂花蒸 阿小悲秋》，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7月，135頁。

<sup>258</sup> 同註257。

<sup>259</sup> 沈從文著《樓居·知己朋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07頁。



會心理學來看，沈從文得了思鄉病，當他思鄉越深，他的重塑「我鄉」自然優美的健康民族性的渴望越深！甚至他經常作着歸鄉夢，〈市集〉是沈從文的故鄉歸夢之一的散文，他說這裏各樣人物都有：「我們還有機會可以見到許多令人妒羨、讚美、驚奇、又美麗、又諂媚，又天真的年輕老姊（苗小姐）和阿姪（苗婦人）。<sup>260</sup>」沈從文也說「眷戀故鄉的夢不怕重做」，家鄉的事物適合一再回味。

我願意回返到《說故事的故事》那生活上去。我總是夢到坐一隻小船，在船上打點小牌，罵罵野話，過着兵士的日子。我歡喜同《會明》那種人抬一籬米到溪裏淘，…我羨慕《夫婦》們在好天氣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極其高興把一支筆畫出那鄉村典型人物的臉同心，如像《師道與道場》那種據說猥褻缺少端倪的故事。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參軍》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龍朱》同《菜園》，在那上面我解釋到我生活的愛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學的世界：我太與那些愚暗、粗野、新聲過的土地同冰冷的槍接近、熟習，我所懂的太與都會離遠了。…把我的世界，介紹給都會中人…。我耳朵裏永遠響的是拉船人聲音、狗叫聲、牛角聲音…<sup>261</sup>

中國現代小說作家中，很少像沈從文一樣，把對家鄉的眷戀表達得如此清晰完整。他說：「我二十年不見那個地方了！誰知道在夢裏永遠不變的，事實上將變成什麼樣子呢？好的風俗同好的水果，會不會為這個時代帶走呢？假若你害的是一種懷鄉病，我這一尾從那小河裏過道的魚，應當害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呢？」<sup>262</sup>他很容易就進入思鄉的情緒：「不知怎樣，或者是白天讀到故鄉的來信吧，夜裏就夢到堂兄對我微笑。…我不能禁止夢不跑轉到故鄉去尋堂兄。」<sup>263</sup>他願意在回憶的河流中，重新仰望故鄉青春的風儀：「萬里的長江，當每次春水發後，那古舊的河牀，洋洋洒洒挾巨流而東下時，它便依然是有力而年輕的。我希望讓一道回憶的河流經過你那衰弱的心上，在這溫柔的燈光下，我還可以有那種榮幸，重新瞻仰你一度青春的風儀。」<sup>264</sup>

老舍和沈從文一樣，常年羈旅異鄉，人在異鄉的孤獨時，只有身陷其中的人方能體會：「倫敦是大的，馬威卻覺着非常的孤獨寂寞。…身在最繁華熱鬧的倫敦，可是他的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裏獨身游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群野鳥同居。」<sup>265</sup>老舍的英國、新加坡、青島等異鄉經驗，讓他對北平的人事物的

<sup>260</sup> 沈從文著《遙夜集·市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48頁。

<sup>261</sup> 沈從文著《序跋集·生命的沫》題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06頁。

<sup>262</sup> 沈從文著《鳳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4頁。

<sup>263</sup> 沈從文著《梓里集·堂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47頁。

<sup>264</sup> 沈從文著《鳳子》，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七卷，2002年12月第一版，83頁。

<sup>265</sup> 老舍著《二馬》，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二卷，2004年8月初版，247頁。

思慕溢於紙筆。

住在北京的魯迅寫着〈故鄉〉的種種，住在上海的魯迅請的傭工是紹興人：「女工又換了一個，是紹興人，年紀很大，大約可以做得較為長久。」<sup>266</sup>教兒子周海嬰說的也是紹興話。

異國遊學後，青年學子往往滿腔熱血加上滿腔抱負，力圖為社會做事、服務人群的雄心壯志是許多知識青年的共同心聲；然而祖國卻是如此衰敗，國民是如此愚弱，魯迅的紹興如此、老舍的北平亦復如此；作家的感慨之深躍然筆墨。而在家鄉居住時間遠比不上異鄉的作家們，因時代環境的顛沛，又不禁在異地對鄉土愈加思念，於是這些畫我家鄉作品的呈現，更顯得真情流露，更具有時代意義。

#### （四） 母性原鄉的依戀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是魯迅、沈從文、老舍的共同經驗。他們同樣幼年喪父，同樣由母親一手帶大；同樣年少離鄉背井，或求學、或從軍、或教書。也因此他們對母親有一分比旁人更深的「臍帶情」，也因此他們對家鄉常懷有更深的依戀；這兩種情愫在異鄉滋長，漸次相融，於是沈從文會：

忽然想起我浪了那麼多年為什麼還沒燒完這火的事情了，研究它，是誰在暗裏增加我的熱。

——母親，瘦黃的憔悴的臉，是我第一次出門做別人副兵時記下來的…

——妹，我第一次轉到家去，見我灰的軍服，為灰的軍服把我們弄得稍稍陌生了一點，躲到母親背後去…。

——大哥，說是「少喝一點吧」，答說將來很難再見了！

「我要把媽媽的臉變胖一點，」只想起這一桩事，我的火就永不能熄了。

若把這事忘卻，我就要把我的收縮回，不再有希望了…」<sup>267</sup>

生命之火的延續，心中永遠的牽掛，都源自故鄉之種種人事物；看母親之於沈從文，或母親之於老舍，各自有各自的依戀情牽與難捨，這是來自母性原鄉的呼喚，正是這呼喚，使得作家在作品中自然描繪出深情的原鄉情摯與源根的特質。

從離家起，母子之情相互牽繫；離家之始、思鄉之始：

我當時，雖然不明白這一離開家中是怎樣為難，在我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什麼，然而見到母親的傷心，我也再不能忍我的眼淚了。我只明白母親的淚是為我

<sup>266</sup> 魯迅著《魯迅書簡·母親》，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九卷，1989年9月初版，282頁。

<sup>267</sup> 沈從文著《鴨子·生之記錄》，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49~150頁。

流的。母親在兒子離開家中時，所有的愛是再不能用到眼淚的以外事物上了。在我弟兄姊妹中，我永遠是給母親難過。我的病體，我的行為上錯誤，以及我的好像對家中也特別愛的反應，一直買得了母親的眼淚十一年。離開母親十一年，我從我自己的行為上看就知道母親沒有一天不是用眼淚洗面。…我不要一切，只願意將一切所得供獻到你面前，我好好的做人，我找錢，我找名譽，都只是想把這些來給娘賠償那用愛兒子而流得太多的珍貴眼淚！…我能從你這不需要報酬的慈愛中認識了人生是怎樣可憐可憫，我已經學到母親的方法來愛世界了。<sup>268</sup>

沈從文說：「我是終於就把母親同姊用眼淚灑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來到世界上混入人群中，參加人類的活動，為扮演這時代人類的百年悲劇的角色一員了。」<sup>269</sup>帶着珍貴的眼淚與母親的愛進入城市生活，是母親的愛給的力量，是那顆時時掛記着家鄉種種的心思—尤其是母親，尤其是背着灑了母親的淚的包袱，這些是沈從文作品如此情真意切的生命元素。

母親知道我處比我自己知道的就還要多。我對母親給我的一切只有感激。母親給了我的新生機會，我對這第一段到世界上的機會就非常感謝母親！我跪在母親面前，讓這個好人來教訓我，…以後這好人的臉，每一次為我想起，我眼睛就要紅！  
270

母親這張好人的臉，帶來所有的感激與感動。因為母親的緣故，沈從文寫〈菜園〉一文，寫了三天：「寫成了。三天都是一面看到母親的血或想到母親的死寫的。我在這文章上也發了一回毛病，流了少許鼻血。」<sup>271</sup>寫這篇的期間，沈從文在貧病之中，而「家中人成天還是談還鄉」<sup>272</sup>的狀況下寫成的。〈菜園〉的母子相依為命，「菜園」是家園，「菜園」是土地、是生活之母；〈菜園〉給了新的生命與希望，於是沈從文就在這母性原鄉的養分中滋長。

十五歲即離開邊城的沈從文，往後的幾十年裏寫的盡是十五歲以前的原鄉記憶，這裏人們的衣食住行，民族的純厚，特別是那原鄉土親人親的母性呼喚，都是他足跡遍布北京、上海、青島以後，仍日思夜念的戀痕。

娘家在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裏的老舍的母親，她的村裏一共有四五戶人家，全都姓馬：

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

<sup>268</sup> 沈從文著《老管閒事的人·卒伍》，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二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17頁。

<sup>269</sup> 同註268。

<sup>270</sup> 前揭書，220頁。

<sup>271</sup> 沈從文著《樓居》，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8頁。

<sup>272</sup> 前揭書，399頁。

作泥水匠的，和當巡警的。他們雖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sup>273</sup>

一歲半，老舍的父親就死了：「兄不到十歲，三姊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sup>274</sup>刻苦耐勞是中國母親的形象，而老舍的母親更是：「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sup>275</sup>潔身自愛的母親非常重視對老舍情行的教導：「從這裏，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sup>276</sup>他自己也說，他的性格源自母親。可惜，「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sup>277</sup>想到母親，老舍就是心痛，因為他「永遠與母親在感情上有一種無分離的聯繫」<sup>278</sup>；正是這種聯繫，讓他在思及北平時，總有一種對「母親」的愛蘊藏其中：

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歷史，...我真愛北平，這個愛幾乎是要說而說不出的。我愛我的母親。怎樣愛？我說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候，我獨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候，我欲落淚。<sup>279</sup>

從〈想北平〉一文中道出老舍對這座文化古城的深情眷戀，這是一種源自對母親的愛的心情；因此老舍的原鄉書寫，有着對母親的依戀。

魯迅用母親的「姓」為筆名，可謂與母親深層關係的「註解」。魯迅曾用過146個筆名，其中「魯迅」是最常使用、最有母親與中土的形象、也是最具代表的筆名。以此來解讀他與母親、他與「魯文化」的淵源，就不難想見他的作品與母性原鄉的關係。

魯迅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sup>280</sup>所以他在小說中的母親形象，是不是現實生活中他所體會到的「母親」？或根本是她的母親的部份剪影？〈故鄉〉中的母親是魯迅的母親，描述不多，但感覺得到母親對他的重視；〈明天〉的單四嫂、〈藥〉中的華大媽、夏大媽與〈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護兒心切卻有點迷信的母親。而這幾位母親又有「華夏」母親的形象，堅毅中飽嚙煎熬的受苦形象，是魯迅原鄉母性的版畫，也是他含蓄內斂情感中最深刻

<sup>273</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我的母親》，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年1月第一版，318頁。

<sup>274</sup> 前揭書，319頁。

<sup>275</sup> 前揭書，320頁。

<sup>276</sup> 同註274。

<sup>277</sup> 前揭書，323頁。

<sup>278</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119頁。

<sup>279</sup> 老舍著《老舍全集·想北平》，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十四卷，1999年1月第一版，48頁。

<sup>280</sup> 魯迅著《三閒集·怎麼寫》，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五卷，1989年9月初版，27頁。

的一部份。

### 第三節、荒涼原鄉的孤寂

辛亥革命的表面成功並未對魯迅家鄉帶來多大的前途發展，反而是清末以來的「貧困落後」才是魯迅原鄉環境的普遍現象：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sup>281</sup>

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sup>282</sup>

多子饑荒、盜匪橫行的家鄉，純樸的農民已被拖累得不成人形；這是個人人日子都難過的年代，〈祝福〉中的祥林嫂說是「窮死」的，〈端午節〉中清高的公務員都得為錢屈膝；將龐大的絕望和渺小的希望放在一起，魯迅將內心無盡的徬徨藉著小說故事顯現：

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裡祝壽時候的饅頭。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sup>283</sup>

窮困瘦斃的人層層疊疊，半粒米大的「希望」—新芽，要與整個大環境「分外寒冷」的清明—斷魂時節對抗，這讓人不禁懷疑，魯迅對中國前途是否仍懷抱希望呢？

魯迅喜歡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觀察及書寫，〈孔乙己〉、〈祝福〉、《狂人日記》、〈孤獨者〉、〈傷逝〉、〈社戲〉、〈故鄉〉、〈一件小事〉、〈在酒樓上〉...皆因為「我」的旁觀，使讀者更覺其所寫為其親身經歷，也加深了事件本身的影響力。〈孔乙己〉中十幾歲的小跑堂，會隨著庸眾一起嘲笑孔乙己，也會跳離庸眾而同情孔乙己；〈藥〉中那個靜觀華老栓出門買血饅頭，在茶館中聽康大叔發表議論，以及陪華夏大媽上墳的「敘事者」（隱藏內在的我），似有冷靜的眼，又有苦悶的心神！而在〈祝福〉中的我，又成為提供地獄訊息給祥林嫂的同情者，然而，「說不清」成為他什麼也做不成，只好「決計要走」的無奈！也許魯迅真的要說的是：每個人都可能是盲昧無知的庸眾，可能是被眾人冷視的焦點人物，又可能變成什麼都無法做的旁觀者！這點點滴滴的人物以及觀察角度，都是構成魯迅筆下「冷鄉」的要素。

<sup>281</sup> 《魯迅全集·故鄉》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83頁。

<sup>282</sup> 同上註。

<sup>283</sup> 《魯迅全集·藥》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47頁。

## (一) 慘淡陰鬱的氛圍

作品慘淡陰鬱的氛圍或來自於景物的描寫，或根於作者的心情。即使浪漫樂觀的沈從文，有時不免也會為鄉人的哀樂而哀樂：

我認識他們的哀樂，看他們也依然在那裏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我不知道怎麼樣總有點憂鬱。…我如今不止看到這些人生活的表面，還用過去一分經驗接觸這種人的靈魂。真是可哀的事！<sup>284</sup>

沈從文的靈魂是與鄉人相契合的，所以他說：「我生長於湖南鳳凰縣，地方在湖南原屬湘西邊遠落後縣分。地方多外來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習慣上的歧視和輕視，歷來都一例被省中人叫作『鎮箏苗子』。」<sup>285</sup>他遺憾鄉人受到歧視，更對鄉里腐敗事物感受深刻：「從我生活接觸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情，保留在我印象中，以及身邊種種可笑可怕腐敗透頂的情形，切割任何一部分下來，都比當時報刊上所載的新文學作品生動深刻的得多。」<sup>286</sup>在他唯美的原鄉中竟也有一小部分腐壞現象讓他覺得：「我相信在愚蠢的社會中聰明也無用處」<sup>287</sup>這種陰鬱的氛圍，是引發沈從文寫作的初衷之一。

而魯迅的故鄉陰冷的氛圍，或者是魯迅有意設計，或者是魯迅總選擇在嚴冬中回鄉，〈故鄉〉、〈祝福〉、〈在酒樓上〉、〈傷逝〉寫的都是冬天的家鄉。再者魯迅常以「心已冷」的筆調書寫故鄉，〈藥〉、〈明天〉、〈頭髮的故事〉、〈長明燈〉、〈孤獨者〉中都有一位心寒的「敘事者」在一旁揪心瞅視，因此魯迅陰鬱的心情正是對灰暗故鄉的失望與憂慮所挑起。但曾對故鄉種種落後感到不滿與灰心的他，因愛鄉之情未曾稍改故而「責之切」，此乃人之常情：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妬在那裏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sup>288</sup>

摯愛如荒涼沙漠，而剩餘的絕望能否支撐「愛」到最後？張愛玲覺得：「那

<sup>284</sup> 沈從文著《湘行書簡·夜泊鴨窠園》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 2002年12月第一版，152頁。

<sup>285</sup> 沈從文著《我與新文學·我的學習》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 2002年12月第一版，363頁。

<sup>286</sup> 沈從文著《我與新文學·我怎麼就寫起小說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 2002年12月第一版，415頁。

<sup>287</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甲集·我的教育》，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五卷，2002年12月第一版，213頁。

<sup>288</sup> 魯迅著《集外集·彼得斐的詩》，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年9月初版，74頁。

無名的磨人的憂鬱，他現在明白了，那就是愛——二十多年前的，絕望的愛。」<sup>289</sup>這種愛給人一種美人遲暮的心情：「『噯，從前的相片就是這樣，丟了就沒了。』伍太太雖然自己年輕的時候沒有漂亮過，也能了解美人遲暮的心情。」<sup>290</sup>再怎樣傷感，也不能將之丟棄，只因那是對故鄉的一分情思。

## (二) 黑暗思想的冷峻

甲午戰敗、辛亥革命，當政治邁入新紀元之際，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也隨之啓動。「五四」以後，知識份子的思想更不斷被新時代、新文化運動鼓舞，並且在民族的救亡圖存的掙扎與個人意識抬頭的衝擊下，走向自我價值的文學之路。所以魯迅提出：「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現社會，也可以發現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sup>291</sup>這個觀點也讓魯迅的生活、思想及個人都融入在他的小說作品中——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sup>292</sup>這文章「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sup>293</sup>魯迅爲自己文章的感情思想而寫下悔恨與悲哀，爲此他感到冷酷：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sup>294</sup>

對這「冷」，魯迅在《熱風》的題記解釋爲：「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sup>295</sup>這正是魯氏的幽默與見解，別人覺得冷的、正是他所謂的熱。他熱衷討論故鄉種種人物的悲情苦悶，他關心故鄉青年的未來前途：「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

<sup>289</sup> 參閱張愛玲著《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5年9月，14頁。

<sup>290</sup> 參閱張愛玲著《惘然記·相見歡》，台北：皇冠《張愛玲全集》，2004年1月，073頁。

<sup>291</sup> 魯迅著《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年9月初版，117頁。

<sup>292</sup> 魯迅著《三閒集·無聲的中國》，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五卷，1989年9月初版，14頁。

<sup>293</sup> 魯迅著《彷徨·傷逝》，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145頁。

<sup>294</sup> 魯迅著《墳·寫在《墳》後面》，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59頁。

<sup>295</sup> 魯迅著《熱風·題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9頁。

<sup>296</sup>〈藥〉中的血饅頭治不好華大媽的兒子，病重醫不好的青年是國家未來的隱憂，是讓魯迅空虛與不安的主因。所以魯迅寫作表達思想之外，更大的期望是：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sup>297</sup>

魯迅在《吶喊》的序上說：「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sup>298</sup>他自知自己的思想黑暗，卻持續筆耕，乃因魯迅相信：「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sup>299</sup>所以要執筆，他呼籲：「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sup>300</sup>因為「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sup>301</sup>因而我們明白魯迅的用心——在黑暗冷酷的思想下，他期待原鄉青年發光發熱的心是火熱的。

相反的，沈從文是個理性的人：「我對一切太冷靜，不能隨到別人發狂。但我並不缺少一個人的特有趣味，也並不缺少那平凡人的個性美處。」<sup>302</sup>雖然沈從文具有個性美，他也自稱自己的自傳是「頑童自傳」<sup>303</sup>，而他的生活卻是：「一個材質平凡的鄉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二十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生活。」<sup>304</sup>沈從文的文學風格與魯迅截然不同，或者是作家性格使然。同樣在黑暗思想的冷峻之中，魯迅以冷調表達對鄉人、尤其是青年的前途的熱切期待，沈從文則以浪漫柔情的筆調寫出他理性的體認。

### （三） 貧窮落後的痛心

現代中國有一個普遍貧窮的現象，刺激了魯迅不忍觸睹故鄉，困擾着故都的老舍，勾動張愛玲回眸上海的心緒，引發沈從文對湘西的關注。先看湘西的貧窮：

<sup>296</sup> 魯迅著《吶喊·藥》，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年9月初版，44~45頁。

<sup>297</sup> 魯迅著《熱風·四十一》，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43頁。

<sup>298</sup> 魯迅著《兩地書·第一集》，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七卷。1989年9月初版，85頁。

<sup>299</sup> 魯迅著《墳·論睜了眼看》，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219頁。

<sup>300</sup> 前揭書，220頁。

<sup>301</sup> 同註380。

<sup>302</sup> 沈從文著《阿麗思中國遊記·後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5頁。

<sup>303</sup> 沈從文著《從文自傳·附記》，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67頁。

<sup>304</sup> 前揭書，367~368頁。



為八兒做滿八歲的周年，八兒的媽上梁家去借碓舂粑粑<sup>305</sup>

冬天的好夢，有些得了一簍油或一捆布，有些則是一束乾魚，有些又是一套極其稱身的布棉衣服。…因為他們全是那麼窮，生長到這大江邊，住到這些骯髒船上或小屋裏，大家所有的欲望，全皆是那麼平凡到覺得可笑了。他們的盼望得一件褲子或一條稍為軟和的棉絮，也是到了這快要落雪的十二月才敢作的遐想。<sup>306</sup>到處是窮人，不特下井挖煤的十分窮困，每天只能靠一點點收入，一家人擠塞在一個破爛逼窄又濕又髒的小房子裏住，無望無助的混下去。孩子一到十歲左右，就得來參加這種生活競爭。…地獄儼然就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生活，正說明「生命」在無知與窮困包圍中必然的種種。<sup>307</sup>

窮人的收入微薄、居住空間狹小、食物有限，對平凡生活的期望也微不足道了，窮困與無知將他們困在地獄中。沈從文在〈泥塗〉中寫的盡是貧、病、災民的生活故事：「那地方原是許多很卑濕的地方，平時住下無數卑賤的為天所棄養的人畜。…亂糟糟的，各處空地都搭了篷子，各處破廟裏都填滿了人，各處當街的灶頭，屠桌上，鋪櫃上，一到了夜裏，都有許多無處可棲身的人，爭先占據一片地方，裹在破絮裏，蜷伏成一團，閉了兩隻失神憔悴的眼睛，度過一個遙遙的寒夜。」<sup>308</sup>寒夜裏，憔悴面對卻未必撐得下去：「就是那麼幾天，多少人家的小孩子都給收拾盡了。」<sup>309</sup>孩子死了，家鄉何有未來？沈從文在病餓中曾寫下〈一日的故事〉，寫出他對病餓中的窮人的關心：「…孩子死了，母親守到小小屍骸旁邊，等候作父親的購買小棺木回來裝殮。」<sup>310</sup>病餓的窮人隨時與死亡交戰。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也有一個餓死的孩子「小妞子」，〈月牙兒〉說：「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sup>311</sup>真理告訴我們窮病是悲哀的代名詞！再看北平城外的農民也在貧苦中煎熬：

雖然有一輩子也不一定能進幾次城的，可是在心理上他們自居為北平人。他們都很老實，講禮貌，及使餓着肚子也不敢去為非作歹。他們只受別人的欺侮，而不敢去損害別人。在他們實在沒有法子維持生活的時候，才把子弟們送往城裏去拉

<sup>305</sup> 沈從文著《沈從文全集·臘八粥》，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90頁。

<sup>306</sup> 沈從文著《游目集·夜的空間》，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八卷，2002年12月第一版，6頁。

<sup>307</sup> 沈從文著《湘西·辰溪的煤》，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79~381頁。

<sup>308</sup> 沈從文著《短篇選·泥塗》，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九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08~109頁。

<sup>309</sup> 前揭書，117頁。

<sup>310</sup> 沈從文著《石子船·一日的故事》，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五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17頁。

<sup>311</sup> 老舍著《櫻海集·月牙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十卷，2004年8月初版，298頁。

洋車，當巡警或作小生意，得些工資，補充地畝生產的不足。<sup>312</sup>

貧苦的鄉人仍未忘記他們的禮貌，餓肚子時他們依然謹守本分，這正是老舍不捨的北平人。

魯迅筆下的窮苦鄉人的典型是「閩土」（前文已述及，不再贅言），在魯迅看來，中國人是一年窮過一年：「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到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sup>313</sup>他們除了窮，還有迷信的拖累：「中國人誰沒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沒出息了，所以別人倒不注意。譬如罷，對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總要不舒服的。不過，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這樣的出死力來鬥爭，他們會只花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還是迷信，但迷信多少小家子相，毫無生氣，奄奄一息，他連做〈自由談〉的材料也不給你。」<sup>314</sup>魯迅覺得窮病後面的迷信才是失去自主權的主因。

魯迅饑饉的原鄉、老舍饑餓的原鄉、沈從文在地獄中求生存的鄉民的原鄉相互牽繫，形成一幅饑餓中國原鄉地圖：「知識救不活快餓死的孩子。憂鬱，飢餓，使他的胃中一陣陣的疼，一陣陣的冒酸水，沒有精神再談文化與歷史；飢荒會使文化與歷史滅亡！」<sup>315</sup>於是在窮病的年代，小說作品就成為作家表達對家鄉深層關懷的最佳工具。

#### （四） 孤獨寂寥的落寞

廚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自中國現代小說開始重視「個人」，無論是小說人物個別性格書寫的雕塑，或是作家自身思想的投射，都比之過往強調故事與整體性的表現步調不同，相對的「苦悶」也更加濃郁！同時作家本身的氣質也影響着作品的品性：

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種「鄉土性抒情詩」氣氛，而帶着一分淡淡的孤獨悲哀，彷彿所接觸到的種種，常具有一種「悲憫」感。這或許是屬於我本人來源古老民族氣質上的固有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我是個喜歡朋友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裏，卻是一個孤獨者。所有作品始終和並世同行

<sup>312</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六卷，2004年8月初版，148頁。

<sup>313</sup> 魯迅著《熱風·題記》，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年9月初版，7頁。

<sup>314</sup> 魯迅著《花邊文學·「如此廣州」讀後感》，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七卷，1989年9月初版，27頁。

<sup>315</sup> 老舍著《四世同堂·飢荒》，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老舍小說全集》第八卷，2004年8月初版，100頁。

成就少共同處，原因或許正在這裏。<sup>316</sup>

悲哀與悲憫相連，內心深藏一個孤獨的自我，一個受盡挫傷、仍不減古樸的自我，這是沈從文的孤獨氣質。魯迅則較趨近於「無告之民」——堅守道統、憂國憂民的四銘，覺得新學堂教不出學問，社會中人又「全無心肝」，因此他「很有些悲傷，似乎也像孝女一樣，成了『無告之民』，孤苦零丁了。」<sup>317</sup>魯迅的「無告之民」是默默耕耘，最後有可能成爲受壓迫致死之民：

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靈魂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sup>318</sup>

魯迅以寫實、浪漫、象徵主義在苦悶的筆調中呈現出故鄉的蕭條與荒蕪，更凸顯對原鄉深層的關懷；然而在魯迅孤獨的內心中最要刻畫的是「沉默的國民的靈魂」；雖然只能孤寂地寫出這些靈魂，但其作品的生命力也是自此而生。

魯迅的魯鎮是荒涼的，張愛玲的上海是蒼涼的，因而其作品中都顯現出極深的孤寂感。透過二者交互比對，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無奈、焦慮與孤寂感。然而無論作品顯現了多少原鄉的荒涼與蒼冷，或表達了多少作者內心的孤寂感，都不是寫作的最終目的；沈從文在評論魯迅時曾說：

在衰老的自覺情形中戰慄與沉默。他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樣，從那一個黑暗而感到黑暗的嚴肅；也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樣，把希望付之於年輕人，而以感慨度着剩餘的每一個日子了。那裏有無可奈何的，可憫惻的，柔軟如女孩子的心情，這心情是憂鬱的女性的。青春的絕望，現世的夢的破滅，時代的動搖…。<sup>319</sup>

在青春的絕望與現世夢的破滅中，沈從文覺得魯迅：「仍然全是先屈服到那一個深阱的黑暗裏，到後是恰如其所料，跌到裏面去了。」<sup>320</sup>這是「最中國型」的態

<sup>316</sup> 沈從文著《序跋集·《湘行散記》序》，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394頁。

<sup>317</sup> 魯迅著《彷徨·肥皂》，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四卷，1989年9月初版，72頁。

<sup>318</sup> 魯迅著《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六卷1989年9月初版，86頁。

<sup>319</sup> 沈從文著《沫沫集·魯迅的戰鬥》，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002年12月第一版，167頁。

<sup>320</sup> 前揭書，168頁。

度。<sup>321</sup>而面對此態度的無奈，魯迅認為：「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sup>322</sup>然後：「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sup>323</sup>魯迅十分期待青年能走出自己的路！

---

<sup>321</sup> 前揭書，169 頁。

<sup>322</sup> 魯迅著《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一卷，1989 年 9 月初版，191 頁。

<sup>323</sup> 魯迅著《吶喊·故鄉》，台北：唐山出版社，《魯迅全集》第二卷，1989 年 9 月初版，93~94 頁。